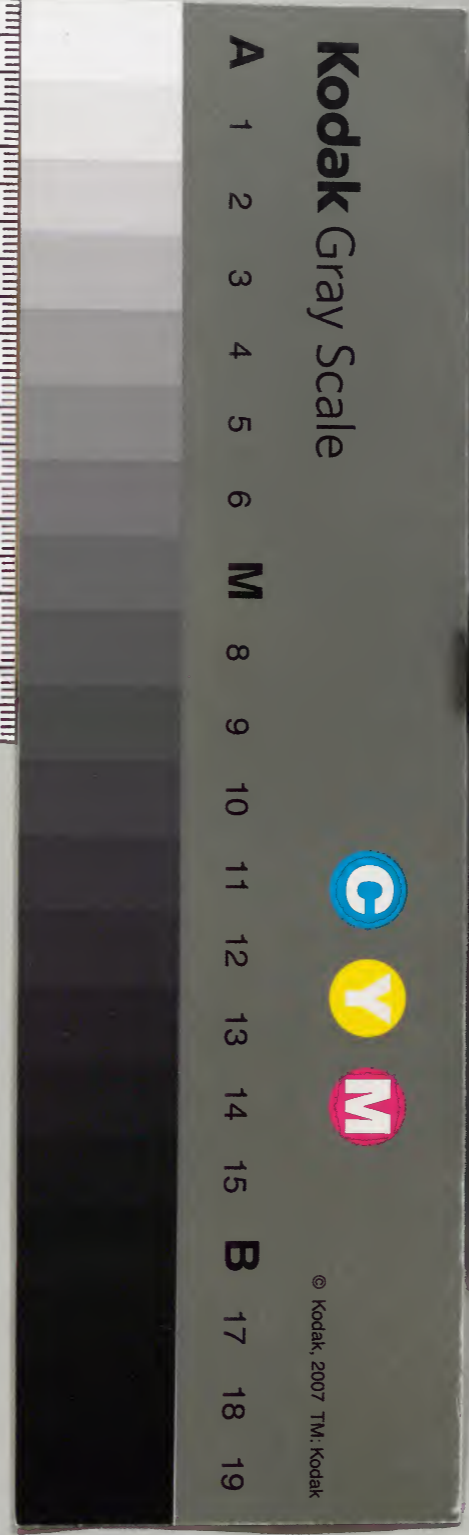


236
9
17

王荊公詩註

内閣文庫
漢香類
大
大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63
冊數 9(2)
函號 312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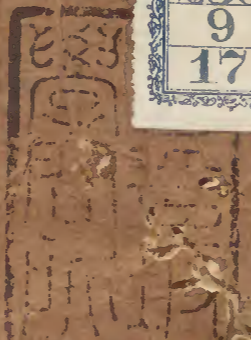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王荊公詩註

一之七

236
9
17



古詩

館書圖京東				
三	二	別	詩	漢
九	四	九	賦	書
冊	號	架	函	門
			類	

漢書門				
		六	六	三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不許帶出



王荆文公詩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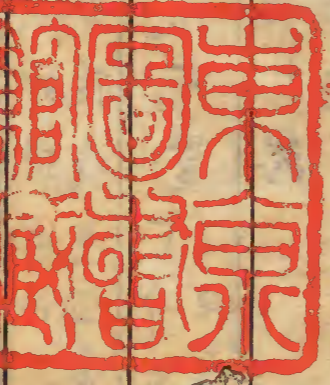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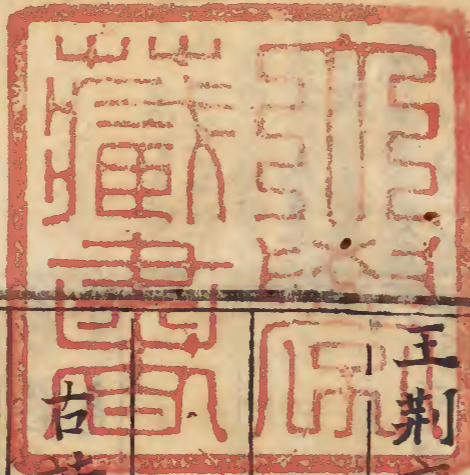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鷹湖李

壁箋註

須溪劉辰翁評點



元豐行示德逢

德逢姓楊與公隣曲○按王直方雜記德逢號湖陰先生丹陽

陳輔浙西佳士也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塚事畢則至蔣山過湖陰先生之居清談終日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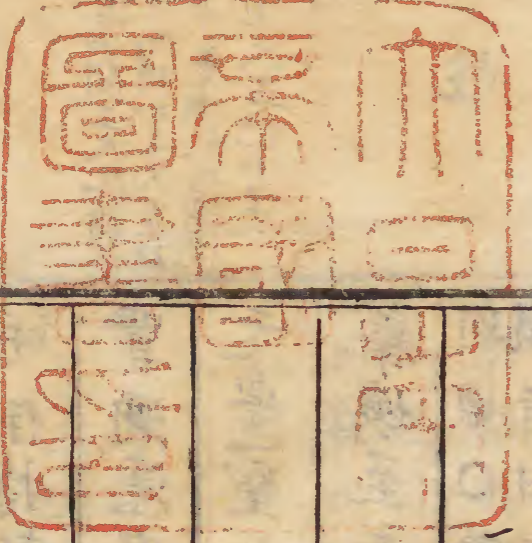
率以為常元豐辛酉亥頻歲訪之不遇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

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解見其詩吟賞久之會稱於舒王聞之笑

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今不詳其所

四山偷偷映赤日田背坳如龜兆出詩予尾偷偷此借

兆飛折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王大王忱小字

避

踏歌

唐則天時然招喻趙州將軍陳全英謂曰高書位任非輕乃為唐國歌獨無漸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為歲樂

京房易飛侯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二千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王克論衡亦云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太平寺泉眼詩香美勝牛乳

韓詩歌賦聽新詩

猶猶夜半載雨輸亭皋早禾秀發埋牛尻子虛賦云亭皋千里師古

日為亭侯於皋隰之地○埋牛尻言久旱得雨禾皆怒長其高可及牛尻也

毛倒持龍骨掛屋敖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龍骨齊以車水既得雨則無用故掛之屋敖

買酒燒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

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窮

擊壤至老歌元豐評曰田翁隣並得雨歌呼人情自不能不介弟歸之帝力引用湖陰政似

過嫌○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帝王世紀亦載擊壤事

後元豐行

介甫熙寧七年罷政作此歌正居鍾山時或謂公欲以徹神考之聽冀復

相此繆論也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評曰只此兩語豈可及不可謂無其事也亦怪他自詫不

得○益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麥行千里不見土連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掛梁招秧也載艾綿綿其庶○爾雅釋宮相謂之梁檣謂之檣注屋椽也說文云檣齊謂之檣楚謂之檣檣丁欬反招

音鱖魚出網蔽洲渚菰菹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

許雖非社日長聞鼓評曰上句自好又着兩句分踈吳兒踏歌女起舞

張說劉禹錫皆有踏歌行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慙

仙藍采和常醉踏歌云云

水西南流揚柳中間枕小舟乘興歌眠過白下逢人歡

笑得無愁爾雅云撒謂之枕注云粟也說文撒之七反弋也從木戠聲枕逸即反從木七聲粟巨月

反弋也從木厥聲○漢地志云梓柯繫船枕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驕伐夜郎軍至且蘭極於

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極船梓柯處乃改其名為梓柯棧音弋○白下見題半山寺壁注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

蘇文公詩卷

梁柳輝詩草木華

化

東方朔傳同肥之徒無所容居注親兄弟也

作因寄純甫和甫名安禮行第三十六純甫最幼名安上行第三十七
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評曰只是古人語寫入老少無限事緊○檀弓孔子曰毀

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莊子寓言會子再仕而心悲
花曰吾及親在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鐘不泊吾心悲

同胞苦零落會合尚凄其况乃夢乖闊傷懷而賦詩詩

言道路寒乃似北征時評曰十字叔兮今安否季也來

何遲中夜遂不眠展轉涕流離禮記文王世子老我孤

主恩結草以為期沈括筆談歐公有奉使回寄劉原甫

贈弟和父詩云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為期言老我則語

有情上下句皆惜老之意若作我老與老我雖同而語

無情詩意遂類情此文章佳語獨可心喻○宣公十五年魏顆敗秦師于輔氏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

而翼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為左氏荀息曰公家之千里

永相望昧昧我思之幸唯季優游歲晚相携持於焉可

增

晤語水木有茅茨晚蘭竹歸憇遠屋正華滋純甫晚以

府集禮觀家居○古詩水木湛清华○今人以古語採

椽土指對茅茨遂以茨為屋其實茨亦草也又按韋忠

傳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然太史遷傳茅茨不翦注則

云屋蓋曰茅茨茨以茅覆屋據此則茨又為屋蓋也兩

存之○白詩清和四月初樹木正華滋

純甫出僧惠崇畫要予作詩純甫公季弟也惠崇建陽人工畫鶴

鴈鷺鷥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烟

渚瀟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也

畫史紛紛何足數評曰起得突兀○惠崇晚出吾最許

崇非特善畫又工詩今早雲六月漲林莽移我備然隨

十僧詩集崇其一也洲渚黃蘆低摧雪翳土鳧鴈靜立將儔侶往時所歷今

在眼評曰增入沙平水澹西江浦暮氣沉舟暗魚罟季

山詩湖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歌眠嘔軋如鳴一作檀頭疑道人三昧

李義山詩湖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歌眠嘔軋如鳴

力異域山川能斷取

維摩經舍利弗住不可思議深解脫

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世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

方諸承水調幻藥洒落生

綃變寒暑

評曰從早雲六月至此叔拾變化楚楚有情也世謂之方諸又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糜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也許慎注諸珠也方石也楞嚴經第三卷諸大幻師承太陰

調畫色書金坡巨然山數堵粉墨空多真曼與
評曰兩滅夜見者

峭

政是過度慮○江南中主時建業僧巨然祖述黃源筆法尤工秋嵐遠景不為奇障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觀異境○金坡遺事王堂後北壁兩堵董羽畫水正北一壁吳僧巨然畫山水皆有遠思一時絕筆也有二小壁畫松亦奇妙○據畫譜言巨然用筆甚草草此可見其真趣不應有粉墨空多之說反覆詩意本謂巨然畫格最高而拙工事彩繪者乃為世俗所與也○按唐制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開元時又置學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始段供奉為學士至德後隨上所在而

遷駕在大內則明福門置院駕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置院德宗時又移院於金鑿坡上今詩云金坡本此

濠梁雀白亦善畫會見桃花靜初吐

評曰題畫亦是衆意此獨寫到同時

不惟蕭散襟度又不可及此杜老韓幹又高真宰相用人意也故結語極佳有風有韻○雀白字子西濠梁人

工畫花竹翎毛體製清贍雖以敗荷鳧雁得名然於鬼神人獸尤精熙寧初與文宣丁貺葛昌畫乘拱殿御展

竹鶴各一扇白為首出弟慧畫亦佳 酒酣弄筆起春風便恐漂零作紅雨

流鶯探枝婉欲語蜜蜂掇藥隨翅股一時二子皆絕藝

裘馬穿羸久霸旅華堂直惜萬黃金苦道今人不如古

題徐熙花 黃荃父子畫花妙在賦色江南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

徐熙丹青蓋江左杏枝偃蹇花婀娜一見真為值芳時

文

王建詩弄筆書牆壁劉錫詩狂怒繁筆墜紅雨甚言其似也

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

安知有人槃礴羸評曰苦心狹韻然此畫豈須槃同朝

衆史共排媚同朝謂黃筌輩也三亦欲學之無自可錦

囊深貯幾春風借問此木何時果評曰語含譏而未達

草曰蕨又達摩偈云一
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題燕侍郎山水圖

燕名肅以禮部侍郎致仕青
州人冠隼客嘗以工部郎中

直昭文館為燕
王府記室參軍

往時濯足瀟湘浦評曰造獨上九疑尋二女李白遠別

莫之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湘中記九疑山在
營道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曰九疑又山海經蒼梧

之川其中九疑山
漢武巡狩祀舜於此蒼梧之野煙漠漠評曰恍斷隴連

同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觀評曰收
拾不易

它入六句三折則
促矣此獨有餘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

謝朓詩寒慄一以眺平
楚正蒼君然

菜

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

秋有粉墨歸囊楮評曰忽盡黯然亦是起語已絕付之
瀟灑少不為乏○國史燕公判刑部

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可
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
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歲踰千人
無不貸免自始至今所活無慮幾千萬人矣

陶顯示德逢

江南種菜漫阡陌紫芥綠菘何所直陶生畫此共言好

一幅往往黃金百北山老圃不外慕一作
慕此但守荒畦斷

荆棘陶生養目渠養腹各以所長為物役老子是以聖
人為腹不為

目故棄彼取此注為腹者以為
物養已為目者以為物役已

已未耿天騭著作自烏江來予逆沈氏妹子白

鷺洲遇雪作此詩寄天騭幸酉冬天騭復來誦
此遂書于壁請天騭

宋文帝登鍾山蕭思話坐盤石彈琴帝賜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書所酬
于右

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松石皓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躋攀興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款段

庶可策款段見和王勝之借馬注柴荆當未瞑與子出東岡墻西掃

新徑評曰無一句可點而情景瞭然無一字剩故不俗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約之姓段亦家金陵與公居止接近

往時江揔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尚餘竹江揔

陳人也仕至尚書令陳亡入隋為上開府開皇中卒劉禹錫詩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入道江家宅青溪實

連秦淮築建康志江揔宅在青溪大橋北與孫勣宅對夾青溪又金陵故事南朝鼎旋多夾青溪江令宅尤古

勝地至國朝為段約之宅王荊公詩有昔時江令宅今日段侯家段氏有割青亭公詩又有割我鍾山一半青

是也今上元縣丞廳南青溪上有割青亭舊基尚存○江令尋宅詩見相猶識井看柳尚知門 池塘三

四月菱蔓芙蓉萼蒲柳亦競時冥冥一川綠方城最所

愛意謂可穿築梁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又阮孝緒性沉靜恒以穿池築

山為欲往無舟梁長年寄心目故人晚得此心事付草

木消搖欄宇新攬結蹊隧熟檀弓負年曳杖消搖於門

結女兒更能適我願中水開茅屋鬼營誅荒梗評曰鬼

耳以境掃喧贖瘴魚淨留連海鳥暖追逐豈無方外

客於此停高躅憶初桑落時要我豈非夙蠶眠忽欲老

一个未言速左傳亦不使一个當緣東門水尚澁南浦

船吾廬雖隱翳賞眺還自足橫陂受後澗直塹輸前瀆

跳鱗出重錦舞羽墜輒一作王天寶中異國獻軟玉鞭

勁直如繩乃以聯蟬碧甯迤舒卷紫角聯出縮千枝孫

長年謂終年也

為袋碧蠶絲為鞞

謂柳也

嶧陽萬本母洪奧

魏慈字齊南以大蓮葉酌酒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柄飲之名碧蕭杯

○紫角菱也退之城南聯句云菱翻紫角利又云蔓延

角出縮○書嶧陽孫桐言子枝孫嶧陽則桐可知也○詩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萬本母洪奧謂竹也

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藪

藪維何維荀及蒲

尚復有野物與公新聽曠金鈿擁蕪

菁翠被敷苜蓿蝦蟇能作技科斗似可讀樞軒俯北渚

花氣時度谷耕鋤

一作聊效顰○評曰效顰字收拾一篇

黃故比金鈿○公以翠被形容苜蓿之青苜蓿草也本

草附菜部以其可食故也又西京雜記苜蓿一名懷風

或謂光風在其間嘗肅然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懷風○

爾雅科斗蝦蟇子也一名活東頭圓尖而尾細古文似

之締構行可續荒乘儻不倦一畫敢辭卜雖無北海酒

亦有平津肉餽仙李枝城市久煩促寄聲與俱來蔭我

臺上穀

韓詩荒乘不知疲○孔融字文舉仕為北海太守故世號為孔北海嘗歎曰坐上客常滿

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

○張茂先荅何劭詩云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

同王濬賢良賦龜得升字

世傳一尾龜百齡此龜逮見隋唐興雖然天幸免焦灼

想見縮頸愁叢凝

龜百歲一尾千歲則十尾龜集傳縮頸而却欲亟去也○退之月連詩烏

前年赴海不量力欲替鼈負三峻嶒

湯問帝命禺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注云大荒經曰地極之神名禺疆靈龜為之使

龜怯其怕寒縮頸以怒自渡

賞

屢

以

魏野詩幾多珠淚金鈿

蝕

昔人寶龜謂神物奉事枯骨尤競競殘民滅國遽爭奪

有此乃敢司靈烝一作黎烝於時觀甲別貴賤太卜藏法傳

昆仍靈丞猶言黎丞謂生靈也○尔雅前奔果謂甲前

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長後奔獵謂甲後長○周禮春官有太卜○玄孫

為仍孫此言太卜世職豈知元君須見夢初如歡喜得

未曾自從九江罷納錫衆漁賤棄秋不登卜人官廢亦

已父果獵誰復知殊稱莊子外物篇朱元君夜半夢人

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問余且魚何得對曰得白龜焉其圓

五尺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割龜七十二鑽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細知能七十二鑽無遺策不能

避割腸之患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龜入凡取龜

用秋時攻龜用春時注秋取龜及萬物成也○食貨志

工商能登龜取貝者如淳注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

○春官龜人東龜曰果南龜曰今君寶此世莫識我亦

攬注前奔果後奔獵是其體也

坐視心瞢瞢搯床繞堪比瓦礫當粟豈肯拍斗升糝頭

腥臊何足嗜曳尾污穢適可憎搯床出龜焚傳燕文貞

公求官候公下朝問焉公但指搯床龜視之女并而歸

室告其夫曰翼得瘡事矣○當粟謂典當之當其事未

詳○禮記內別和糝不糝注未眉之糝○博物志東南

之人食水產龜路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莊子

遞

黎烝

靈丞

之子

為仍

被髮

予為

五尺

元君

避割

工商

○春官

攬注

坐視

腥臊

此龜

乎寧

險安

此疊

性取

妙○本

十餘

一石

得免○淮南子道在訓盧敖游于北海至蒙穀之上見
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奮眉豐上而殺下軒軒然
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遊逃乎碑匿於禪
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楚人謂偃為倦龜殼而食蛤梨

如聞翕息可視效往乃有墮崖千層仰窺朝陽俯引氣

亦得難老如岡陵諒能學此真壽類世論每以蟲疑水

抱朴子都儉行獵墮空塚中見大龜張口吞氣或俛或
仰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博物志人有出行墜深

泉澗者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
地學之不飢○莊子秋水夏蟲不可以語於冰嗟余老

矣倦呼吸起晏光景難瞻承楚詞漱正陽而餐朝霞注陽陵子明經朝霞日始出

及呼吸之矣不但知故人所玩惜每戒異物相侵陵惟

憂盜賊今好卜夜半劫請無威懲復恐曉夫負之走并

竊老木為薪蒸殘樊荒圃不可保守視且寄鍾山僧春秋

盜竊室玉大弓公羊傳曰室者何龜青純昭公二十五
年藏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室龜傳句以上為信與借○

莊子莊子大宗師藏舟於壑蔽山於澤之謂固矣夜半

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盜跖篇內則疑劫請

之賊劫許業反○異苑孫權時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

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恠之載出

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

乎元緒奚事余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

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若令表如

我之徒計將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詞禍將及汝樹寂而

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

老乘乃熟戲者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龜立爛

今烹龜指用桑樹野
人故呼龜為元緒

示元度

蔡下字元度興化軍仙游人熙寧三年
進士甲科為常州江陰縣主簿公以女

事之參知政事張璪薦其才由是浸用元符
中為尚書左丞下託繼述之說迷誤主聽紹

聖以來竄斥善類皆下密進荀子請捨宗親
批付外章惇雖凶暴而聞在下術內而不自

知一切奉行下使憲序辰建看詳詐理之議
惇猶豫未應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

亟差官置局惇元祐初與司馬光爭役法其
疏及保馬之害下每以此劫惇故每為所制

伏范祖禹劉安世元祐中嘗論禁中求乳母
下指以為宜仁后有廢立意乞廢為庶人格
宗不從○紹聖二年掖庭厭勝事作格宗召
大臣謀之惇請召禮官法官共議下曰既犯
法何用禮官乞掖庭置獄差宦者推治遂廢
元祐皇后鄒浩以諫冊元符皇后伴旨下即
奏呂公著嘗薦浩浩以此詆譏朝廷格宗愈
怒浩遂編管嶺南下雖以紹述為名而實訕
薄神宗推尊安石薦常秩之子立上殿立以
父秩行狀上史院有云秩與安石既去生民
如坐塗炭議者知政事必敗等語指宗指塗
炭必敗四字曰尊戴安石至此則以神考為
何如主乎即竄立遠方下懼取神宗獎諭京
東漕臣吳居厚詔榜朝堂外示贊美元豐之
政而陰欲彰居厚橫斂以符
其歸過之誣其嶮巖至此

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鑿池溝吾廬碧水寒可漱溝

西雇丁壯擔土為培塚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為妃無幾物故王

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山○襄公二十四年子太叔曰部辜無松柏注部辜小阜部扶苟反辜或作

塚○謝安為土山亦公意扶疎三百株蔣棟最高茂不求鸚鵡實但

取易成就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鸚鵡注鸚鵡鳳之類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鸚鵡實言梧桐竹

類之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構五楸東都來斲以遠簷溜

退之詩重遭五楸牽老來厭世語深卧塞門竇贖魚與之游饒鳥

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更待春日長黃鸝呀

清晝評曰轉入無情叔結恨短

張明甫至宿明日遊行

初登張公門張公恐是唐公公子始冠憤於今見公子與我皆

鬢白山林坐笑語宛然在公側一作宛我豈惟貌如之侃侃

有公德憶公營瀨鄉袁彥伯為謝安安南司馬都下請入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憐惘歎曰

江山遼落居然有万里之勢別本瀨作懶初疑如康節寧樂窩之類後乃知瀨鄉乃金陵地名距公所居不遠

故末章復有裏
飯治城之約
許我歸作客我歸公既逝惆悵難再得

得子如得公
評曰每語出一公字
交懷我欣感漂搖將

安往稅駕止一昔
哀公四年為一昔之期注夜結期也
寤言且勿寐庶以

永今夕何時復能還裏飯治城宅
治城本吳治鑄之所今建康天慶觀即其地按寰宇記晉元帝太興初以王導疾又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大相鑠不利遂移治城於石頭城東以其地為西園晉成帝幸司徒府游觀西園徐廣謂之冶城園是也又按建康實錄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於城中立寺以治城為名至安帝元興三年以寺為苑黃起構榭飛閣復道延屬官城謝安每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志又按金陵故事導疾遷治於縣東七里六朝有東西冶每遇警急出二冶囚徒又有東冶亭晉太元七年立在縣東八里為士夫饒別之所疑導疾時以古冶遷東為二故公詩又云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此謂東冶城也金陵故事又有南冶六所少府一司徒二揚州二鎮軍府一

杏花

石梁度空曠
評曰楚楚有來歷
茅屋臨清烟俯窺嬌饒杏未覺

身勝影
言花影倒水中尤佳
嬌如景陽妃含笑隨宮井
陳後主遜隋軍同張麗華孔貴嬪入景陽宮井中故此稱景陽妃

身影甚樸末意風情殊別殆是絕唱
○末句言水波而花影亂○錢起詩惆悵曉鶯啼孫雲還絕巖

奉酬約之見招

君家段干木為義畏又侵馮軾信厚禮踰垣終褊心
魏文侯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軼也
溪山一作川寧有此園屋諒非今雨

過梅柳淨潮來蒲裨深種芳彌迤渚伐醫取滄岑清節亦難尚曠懷差易尋子猷憐水竹逸少愜山林
王子猷猷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以戈釣為娛
况復能招我

親題漢上衿
唐段成式與溫庭筠等唱和并往來書目之為漢上題衿大抵多閨闈中情昵事公

日不可一日無此君
○王逸少既去會稽

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以戈釣為娛

况復能招我

親題漢上衿

之為漢上題衿大抵多閨闈中情昵事公

日不可一日無此君

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以戈釣為娛

况復能招我

親題漢上衿

之為漢上題衿大抵多閨闈中情昵事公

用主人同姓事疑必出毒御佐酒

寄吳氏女子一首

介父二女長適吳安持室文閣待制

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虛月豈異常歸寧汝

夫綴鄉官汝兒亦搢紳兒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諸本皆作

搢紳非也王藻天子搢紳非入臣所當用據蔡邕傳云多士搢紳公蓋本此說文繼系緱也繼他丁反○荀子

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女復知女功婉嫕有典刑

平帝王后傳為人婉嫕師古曰婉順也嫕靜也烏計反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

小父數往來吉音汝每聆中父謂和父也小父當是純父既嫁所願懷

孰如汝所丁而吾與汝毋湯熨幸小停丘園祿一品鵲編

博毒熨注以毒藥熨搭病處此公自言舊疾稍平瘳○公以左僕射大觀文會聖觀使祿故云一品吏

卒給使令膏梁以晚食安步而輜駟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

以當貴清淨以自娛戰國策王歎○楚王英傳使伎人奴婢鼓吹悉從得乘駟軒注駟猶屏也自隱蔽之車

山泉泉壤間適志多所經汝何思而憂書每說涕零吾

廬所封殖歲久愈華菁豈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芟荷

羨花實瀰漫爭溝涇諸孫肯來游誰謂川無舠姑示汝

我詩知嘉此林垆末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焚因之授汝

季季也亦淑靈莊子外篇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公有擬

寒山詩晚歲作深造佛理○齊物論是黃帝之所聽榮也注聽榮疑惑也又入人間世篇而目將榮之注其言辨

捷使人眼眩○公次女適蔡十年所稱季是也○班婕妤好賦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叔靈

王荆文公詩卷之一

王荊文公詩卷之二

鴈湖李壁箋註

須溪劉辰翁評點

古詩

贈約之

君曾寒而瘧我齒熱以搖無方可採藥相值又無膠欲

尋秦越人秦越人扁鵲也魂逝莫能招楚宋玉作九辯招魂且當觀此身

不實如芭蕉維摩經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

寄楊德逢

山樊老憚暑莊子則陽公夏獨寤無所適湖陰宛在眼

湖陰見无曠若千里隔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坵陳後山謂

豐行注

公詩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坵乃前人所未
道然退之南山詩已有或如龜坵兆之句 占歲以知

子將勤而後食穿溝取西港此計當未獲脩脩兩龍骨

豈得長掛壁晤言久不嗣作苦何時息 揚惲傳田 炎天

不可觸悵望新春白 家作苦

次前韻寄德逢

一雨洗炎蒸曠然心志適如輸浮幢海 華嚴經浮幢王

海也又楞嚴經月光童子修習水觀見自身 滅火十八

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 佛告阿羅阿

隔 佛書有十八函子地獄音歷釜也又佛告阿羅阿

鼻地獄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十八函周匝七重皆

有刀林七重城內復有劔林函八萬四千裡於其四角

有四火銅拘眼如掣電一切身毛皆出猛火其烟臭惡

世有臭物無以為比如是流火 俯觀風水湧仰視電雲

虎阿鼻城令阿鼻城赤如融銅 翻愁陂路長泥

坵知公開霽後過我言不食 書湯誓朕 不食言

渚因滅獲 左傳成公十五年有渚於前注渚泥也○風

入官獲者逃亡攬 得皆為奴婢者也 明朝吾有懷如日照東壁

如初日之 照東壁 暮逢田父歸倚杖問消息渠來那得度南蕩

今已白 公有南 蕩絕句 示張祕校 名軒民字 仲明父

月出映映潭底煙升隱墟落寒魚占窟聚暝鳥投枝泊

亭皋閉晚市隴首歸新獲佇子終不來青燈耿林壑

與呂望之上東嶺 望之嘉問也市易諸法悉其 建明誤公多矣而公終厚之 不替 也

靖節愛吾廬倚軒樂吾耳 元結傳天下兵起逃入倚軒 之洞始自稱倚軒子洞在商 餘山西南八十里又元次山集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 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酌音多

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我鼻我目我口我耳
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入誰無

此元子引酒當夫曰適野無市喧吾今亦如此紛紛舊
勸君此杯酒緩飲之

可厭俗子今掃軌使君氣相求眷顧未云已追隨上東

嶺俯仰多可喜後漢杜密傳同郡劉勝亦自蜀告婦知
里開掃軌無所干及注云軌車迹也言

絕人事○方公盛時俗子紛香而至徒使
人厭之今居閑自無一迹公更以為愜也何以况清

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散豈久汚塵滓所懷在分襟

藉草浹如洗據嘉問熙寧十年十月知江寧府元豐元
年秋改知潤州二年四月罷旋落職衡替

免勤停此云微雲後云黯黯必是自京口過金陵見公
時也次年正月即起知臨江意公尚能為之力邪是時

公雖居閑而朝廷故多門下士也
○杜詩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

與望之至八功德水鍾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
悟真庵後梅摯記云梁天

監中有胡僧寓錫于此山中乏水時有厖眉
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措之無難俄

而一沼沸出後西城僧繼至云
本城八池已失其一即此是也

念方與子遠憶恍夜不眠曹植秋思賦遙思
惴恍兮若有道起視明星

高整駕出東阡聊為山水遊以寫我心悵知子不鋪糟

相與酌雲泉詩泉水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澤陂中心悵
悵鄭注悵悵悵悵也○屈原傳衆人皆

醉何不鋪其
糟而啜其醕

邊望之過我廬

念子且行矣邊子過我廬汲我山下泉煮我園中蔬知

子有仁心不忍鉤我魚鉤一作
釣我池在仁一作
人境不與獮

獮居揚雄甘泉賦貽獮
獮注獮獮小獮也亦復無蟲蛆出沒爭腐餘食罷

往遊觀鱖鱖藻與蒲波清映白日擺尾揚其鬚豈魚有

此樂而我與子無擊壤謠聖時自得以為娛莊子秋水
惠子曰子

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以自娛何必同世俗之樂

聞望之解舟

子來我樂只子去悲如何謂言少淹留大舸已凌波曠

黥雖莫測楚詞彼日月之昭明兮尚黯黥而有瑕注黯身感切黥徒感切皇明邁羲城

脩門歸有期京水非汨羅評曰以爲解舟之贈甚非佳言元子之明過於日月也○宋王招魂章曰魂兮歸來入脩門些注脩門郢城門也宋王設呼屈原之魂歸楚

都入郢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

法雲建康志法雲寺舊在城外東北十里圖經云本齊集善寺齊世祖時爲豫章文獻王造也唐初因輔公祐之亂毀廢後復置爲章義院又改爲法雲院建炎兵火後寺廢今從置城內上元縣北

法雲但見脊細路埋桑麻扶輿度燄水評曰度陽燄猶可燄水却未喻

李肇增註本

○予嘗謂原自投汨羅此乃祖來傳襲之誤

往過秣歸謁清烈廟嘗題詩辨正一事漫附

于此○棧舟石門步敬款三高祠三南楚同

姓鳩節扶顛危雖抱流放苦愛君終不衰烏

乎義之盡永世垂忠規子胥固激烈籍館鞭

王尸於吳實貌虎於楚乃梟鷂大夫眎國賊

刺刃理則宜詎忍形詠歎黼藻嚴彰施陋儒

晴倫紀解釋紛乖離奢甫置弗稱翻以胥爲

詞捨順而取逆無寧汨民尋高賢動作則此

道渠不思回風惜徃日青顏何悽其追予屬

後來文類玉與羞愚竊懷此久聊扶千載疑

玄後爲我吟青兕爲我悲徘徊廟門晚寒日

不中抵梅子香挾吳敗楚幾墟其國三閭同

姓之鄉義篤君親決不稱胥以自况也離騷

泛論太康五子孟堅未見尚書全文指爲伍

青士固晒之九章涉江言賢不必用兮忠不
必以五子逢殃兮比干蘊醢此正引奢尚而
言王逸陋儒顧以為膏又繆矣悲回風章云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春死而後憂吳之憂楚
之喜也置先王之積怨深怒而憂仇敵之憂
原豈為此哉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
詞原安得先沉流而後為文此足明後人哀
原而予之之作無疑也且世傳原沉流殆與
稱本白捉月無異蓋平懷沙既作之後文詞
尚多豈真絕筆於此哉所言吾將從彭咸之
所居漁父章句所載吾寧葬江魚之腹中此
亦乘桴浮海之意耳孔子豈遂入海不返本
白亦何嘗有捉月事乎

亦未見其工耳窈窕一川花一川花好泉亦好初晴漲綠濃於

草汲泉養之花不老花底幽入自衰槁評曰只如此最好○誌公十二

時頌陽燄空花不肯拗作意脩行轉辛苦古宿語渴鹿奔陽燄蓋誤以為水也後山云扶輿度陽燄窈窕一川花雖前人未易道然學三謝失於巧耳○大安禪師云忽忽如渴鹿趨陽燄何時得相應去○岑參詩溪水碧於草○元微之詩年年越見入空老歲何會花不開亦此意也然花以泉養而不老人可不思所以自養哉

鬻碕

殘暑安所逃鬻碕北窻北吳都賦左稱鬻碕右號臨爾閭闔名也正在建康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伐翳作清曠培芳衛岑寂評曰却似三謝投衣掛

青枝敷簟取一息涼風過碧水俯見游魚食永懷少陵

詩菱葉淨如拭少陵漢陂行菱葉荷花淨如拭誰當共新甘紫角方可

摘評曰似贅

步月二首

山泉墮清陂陂月臨淨路惜哉此佳景擲賞無與晤

口哆陂陰玉篇哆處紙尺要子水西去呼童擁草伐復

使東南注評曰癡欲更絕韓詩謝病老耕墾

其二

躡月看流水水明蕩搖月草木已華滋山川復清發古詩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褰裳伏檻處綠淨數毛髮誰能挽姮娥俯

濯凌波鞿姮娥羿妻○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白詩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鞿

○劉禹錫馬嵬詩不見富畔人空見凌波鞿

兩山間

自予營北渚數至兩山間臨路愛山好出山愁路難路愁

難言世路之難不若山中之樂也古樂府有行路難○盧仝詩出山忘掩山門路山花如水淨

山鳥與雲閑我欲拋山去山仍勸我還祗應身後塚便

是眼中山評曰甚達且復依山住歸鞿未可攀

題晏使君望雲亭

南康父老傳使君疾呼急索初不聞未曾遣汲谷簾水

谷簾在康王谷有水簾飛泉被岩而下者二三十派其深不可計其廣七十餘尺陸鴻漸茶經第其水為天下第一

三載祗望香爐雲廬山記香爐峯山南山北皆有之其形圓聳常出雲氣故名香爐

雲徐無心澹無滓使君恬靜亦如此歛然一去掃遺陰

便覺煩歎漲千里漲一作帳歸田負載一作子與妻圃蔬園

果西山西出門亭舉百頃綠望雲纒喜雨一犁我知新

亭望雲好欲斲比鄰成二老杜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莫嫌雞黍

數往來為報襄陽德公嫂

評曰嫂韻可備笑談○語殺難為黍○襄陽記司馬德操

嘗詣龐德翁值其上冢徑入其室呼德翁妻子使速作黍須臾德翁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游亭

金陵志游亭在蔣山廢久矣余當過之公詩又云西崦水泠泠汾岡有游亭

朝尋東郭來西路歷游亭衆山若怨思慘澹長眉青

水泣幽咽復如語丁寧豈子久忘之而欲我小停歇

松柏間坐起俯軒櫺秋日幸未暮奈何雨冥冥

光宅寺

梅建康志光宅寺本梁武故宅天監六年捨宅作寺昔雲光法師講法華經于

光宅每有華如飛雪滿空而下講訖即升空而去

備然光宅淮之陰

秦維陰

扶輿獨來坐

一作止

中林千秋鍾

梵已變響十畝桑竹空成陰

子虛賦飛櫺垂鬢扶輿倚靡注言美人等被麗服扶

楚王之輿也

昔人倨堂有妙理高座翳遠天花深

高座寺亦載雲光講

法華天花散落今講經臺遺迹尚存紅葵紫萸復滿眼往事無跡難追尋

春日晚行

門前楊柳二三月枝條綠煙花白雪呼童羈我果下驢

霍光傳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漢廡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欲尋南岡

一散愁綠岡初日溝港淨與我門前綠相映隔淮仍見

鳥裊裊垂佇立悵悵去年時杏花園西光宅路草暖沙晴

正好渡與盡無人檝迎我却隨倦鴉歸薄暮

歐陽叔詩綠陰深

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驢○古樂府王獻之但度無所苦我自檝迎汝

新花

老年無

一作少

忻豫况復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

芳流芳不

一作祗

須臾吾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可

兩忘評曰短絕可誦○田畫承君云頃為金陵酒官有
荊公處老兵時未沽酒必問公之動止兵云相公
每日只在書院中讀書時時以手撫床而嘆人莫測其
意也○莊子田子方篇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別
本有絕筆二字注詩後兩忘之句
其超然無累又欲出莊生右矣

四皓

四皓秦漢時招招莫能致紫芝可以飽梁肉非所嗜谷
廣水渙渙山長雲池泄泄與其貴而拘不若賤而肆園公綺里
季角里先生夏黃公鬚眉皓白謂之四皓顏師古注云
爾○高士傳四皓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擘擘紫芝
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屨甚大富
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渙渙水盛也泄泄猶舒也
○揚子五百篇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拘
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其二

秦歐九州逃知力起經綸重利誘衆策頗知聚秦民頽

然此四老上友于載規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靈珠
在泥沙光景不可昏道德雖避世餘風迴至尊嫡孽一
朝正留侯果知言出處但有禮廢興豈所存評曰真世
其來時不知將易太子也使其為太子故豈不自量非
力所及又豈足以動老人之心哉語短味長如此○始
以避秦隱商山終以高祖嫚士義不為之臣故云一視
也○始上欲易太子見四人者至大警乃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太子竟不易者良本
招此回入之力也故云回至尊

真人

子嘗值真人能藏毒而寧莊子列禦寇篇彼能納穢若

淨能易羶使馨能解身赫赫能逆知冥冥日唯汝心櫻

而汝耳目熒廓然而無營其孰擾汝靈神奇實主汝厥

通莫之令知北遊篇臭腐嗜子豈不知黃帝覺焦螟死

心而廢形乃可少聞寔願今親違之於吾獨剽聆剗心

事斯語自傲以書銘評曰採集為詩欲時時誦之耳○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生麼蟲其

名曰魚蠃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雖朱子羽方晝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俞師

曠方夜擗耳俯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室同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見塊然見之

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碎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莊子天旭篇君子不可不剗心焉

寄蔡氏女子二首

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

公游盡論古昔文字又以近製示坡坡云若積季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宗沒曠千餘

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與俗子道也據東坡

推公與公自許如此而晁無咎續楚詞乃擲取公歷山思歸賦書山石詞願遺此不錄又

也何

建業東郭望城西墩

揚雄解朝今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墩後漢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

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墩 十嶂承宇百泉遶雷五祀有中雷王莽傳遶雷之固南當荊楚

師古曰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 青遙遙兮纚屬綠宛宛○漢樂歌帝臨中壇四方承宇

兮橫逗司馬相如傳輦道纚屬注纚力爾反○張衡思

注亂橫渡也逗止也 積季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恐公合二字而用之

衆植竹娟兮常茂柳萼綿兮含淦松偃蹇兮獻秀鳥跋

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班兮伏歎感時物

兮念汝遲汝歸兮携幼記麴首之班然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般音班文貌

其二

我營兮北渚九歌夕阻 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襄

四年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彼苦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注蓋苦之別名○爾雅白蓋謂之苦釋

曰白蓋茅苦也又白茅苦也今江東呼為綠陰陰兮承蓋然則蓋即苦也以白茅為之故曰白蓋

仲長子光結廬北渚
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
王績愛其人徙居與
相近

茅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
白雲孤飛曰吾親舍
其下瞻悵久之雲移
乃去此殆指蔡氏女
之舍已也

宇仰有桂兮倚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

臨清流而長嘆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去此殆指蔡氏女之舍已也

念已也

夢黃吉甫

夢傳失之妄畫真見而想豈伊不可懷而使我心往山

林老顛駒楊雄美新文臣嘗有顛駒疾恐一旦先犬馬駒音縣數日占黃壤舟輿

來何遲北望屢憫况西城薜花時落魄隨兩漿酈生傳

歲晚洲渚淨水消煙渺莽躊躇上字期我無

乃廷評曰皆情鍾之語○詩楊之水無信

游土山示蔡天啓秘校王直方詩話云夏時道言蔡天啓初見荆公荆

公坐間偶言及盧仝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天啓誦之終篇遂為荆公所知○土山在上

元縣南三十里按丹陽記云晉太傅謝安舊隱會稽東山築此象之無巖石故謂土山有林木臺觀娛游之所安就帝詩朝中賢士子姪親屬會土山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葺一牒揚雄

之喜喜色見兩頰呼韓追我馬亦以兩黥挾范雅傳坐須賈堂下

飲書付衣囊裹飯隨藥笈備脩阿蘭若阿蘭

若一名法菩提提土木老山脅鼓鍾卧空曠篋簾雕捷業

捷業如鋸齒所以飾相為縣也注升堂廓無主考擊誰

敢輒坡陀謝公冢葺椽久穿劫陳始興王叔陵傳晉世

酒地野老今行盞謝安傳土山遊集紆懷起東山勝踐

叔陵所生母彭氏卒啓乘梅嶺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藏椽見烘蝨注百金置

此一作相疊安傳高崧戲安曰卿高卧東山諸人相與

何於時國累卵楚夏血常喋安傳時符堅強盛疆場多

石及兄子玄等夜機征討所在尅捷又云時強敵寇境

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

算文武用命威懷外著入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

庚翼病表子妾之行荊州刺史季以後任何亮曰荊楚

國之西門地勢險阻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

憂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

幹西夏之仕無出桓溫者觀此則西夏即荊州之地○

漢文紀云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注本當作蹀

謂殺入流血履涉之耳外實備艱梗中仍費調燮公能覺如夢自

喻一蝴蝶費調燮謂桓溫逆節漸著莊子齊物論云桓

溫適自斃符堅方天厭且可緩九錫寧當快一捷彼哉

斗管人得喪易矜怯忘言履齒折評曰折自是折不以

誰語○溫病篤風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

之歷旬不就會溫死遂已○左氏隱十一年天而既厭

周德矣又語予所否者天厭之注於瑣切今公作入聲

使○謝玄破符堅捷書至安了無喜色某如故既罷還

不覺履齒之折吾欲刊史牒傷心新城壞歸意終難

恆漂搖五城舟尚想浮河櫂千秋隴東月長照西州堞

安傳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奸諂頗相煽構安出鎮廣陵

之步立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葉欲

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意未就遂遇疾多上疏請量

歸

飾

也 豈無華屋處亦捉蒲葵蓬碎金諒可惜零落隨秋葉

好事所傳玩空殘法書帖清談眇不嗣陳迹恍如接羊

追思安誦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安卿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賢答

曰有蒲葵扇五萬安迺取其中者捉之價增數倍○安作簡又謚冊桓温以示坐人曰此是安石存金也○廣

記安學正書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又王僧虔云安正書入能品諫行草並入妙品○安傳善行書閣帖

中亦有公尺廣安謂王羲之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談致患耶 東陽故侯孫少小同

鼓篋一官初嶺海仰視飛鸞踏窮歸放歎段高卧停遠

蹀牽襟肘即見著帽耳纔壓馬按傳仰睇飛鸞踏窮歸水中○歎段馬按事○莊

子讓王曾子縵袍無表捉襟而肘見○唐代宗時禁民皂衫壓耳帽以異官健數椽危敗屋為

我炊陳絕雖無膏汚鼎尚有羹濡筴縱言及平生相視

開笑厲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箸也字邯鄲枕

上事且飲且田獵異聞錄開元中道人呂公常往來邯鄲有書生姓盧同止逆旅主人方煮

黃梁共待其熟盧生不覺長嗟呂問之具言生世之困呂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俛首即夢

入枕穴中遂見其家未幾登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顯仕忽欠伸而寤黃梁猶未熟謝曰先生以

此室吾欲耳自此不復求仕○莊子夢或昏眠委翳或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

妄走超躡或叫號而寤或哭泣而魘幸哉同聖時田里

老安帖易牛以寶劔擊壤勝彈鋏龔遂傳賣劔買牛賣刀買犢○彈鋏歸來

兮食無魚追憐衰晉末此土方安業強偷須史樂撫事

終愁慄子雖天幾民有械無接摺莊子是天之戮民也注意其知進而不知

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在宥篇吾未知聖智之不為桁楊桎梏也翁今貧而靜內熱注

復葉子表極今歲儻與雞夢恠委蛻亦何恨吾兒已長

鬣翁雖齒長我未見白可鑷莊子葉公子高朝受命而飲水我其內熱也歎○

謝安夢乘桓温輿行六十里見一白雞而止

左思吳都賦曰土壤不足以攝生注攝持也
羊曇嘗因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西州門

謝安夢乘桓温輿行六十里見一白雞而止○列子天
瑞篇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季蛻也○齊書高祖恒令
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歲牝床前帝曰
兒言我是誰答曰大翁帝曰豈有為人曾祖拔白髮乎
即擲去
祝翁尚難老生理歸善攝父留畏年少譏我兩
咄囁束火扶路還宵明孤兔懼蔡侯雄俊士心憊形亦
謀異時能飛輕快若五陵俠胡為所陌間踈足僅相躡
諒能交響語喏子不能嚙
左思吳都賦曰土壤不足以攝生注攝持也○漢灌夫罵
實嬰今日長者為壽乃効女兒曹叅語莊子形謀成
光注謂舉動便辟成光儀令人敬已也○前漢游俠傳
原涉亡命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
皆歸慕之注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
固東都賦馬踈餘足士怒未戢○嚙許切反合也玉篇
張口兒喏音祛開也莊子秋水篇公孫龍口喏而不合
天運篇予口張而不能嚙

王荆文公詩卷之二

王荆文公詩卷之三

鴈湖李壁箋註

復溪劉辰翁評點

古詩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蔡侯東方來取友無所挾脩脩一囊衣偶以一書笈定

林朝自炊有匕或無筴時時羹藜藿鑊大苦難變驕頑

遂敢侮有甚觀駢脅左傳僖二十三年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之澹然

山谷中變色未嘗輒始見類欺魄列子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寒暄粗酬接從容與之語爛註欺魄土人也又欺魄神

慢無不涉奇經可治疾秘呪可解厲漢文帝巫醫之所除秘呪

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微言歸易悟

疾若髭赴鑷天機信卓越學等何足躡縱談及既往每

與唐許協莊子列禦寇三命而名諸父孰揚雄尚漢儒

韓愈真秦俠季翔答韓退之書還亦云於賢者汲汲唯

一豪雋耳好大人謂狂知微迺如謀惟初造文字人或鬼愁

懼淮南子昔倉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

劫故秦思初改鼻新既仍易疊鼻說文從辛從自鼻人

似皇字改為罪○揚雄說以為古之理官決罪三日得

改之為六書遂失指隸草矜敏捷前漢藝文志六體者

繆篆蟲書餘見吳長文新得顏公碑注○晉衛常誰珎

壇山刻共賞蘭亭帖東京一祭酒收拾偶予愜歐公集

周穆王刻石跋語云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

贊皇壇山上穆王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

名○退之作石鼓時在東都歌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

此至宝存豈多又曰繼周八代戰爭罷無人收拾理則

那少嘗妄思索老懶因退怯俟方習篆籀寸管靜嘗摩

深原道德意助我耕且獵揚子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

皆有義又云教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昔功恐

唐指福不唐指普門品異味今得饒京師媚學子追師

嘗切切陸羸淮汴糧水儼湖海莊子南榮越羸糧○

子遠求而近遺如目不見睫史記越世家齊使者說越

而不見偽鳳易悅楚真龍反驚葉尹文子楚人握山雉

其聽也鳳凰也路入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

子再三嘆往往心不厭或自逸而步或去而不嘗或嗤

元郎漫或訛白翁嘖元結自稱浪士及有宮人呼為漫

樂金徒欲銷韞玉豈愁泥鄒陽傳衆口鑠金積毀消

生醜賢愚有定分咄汝無喋喋張釋之傳豈効跨鞍隨

我遊曳屣聯我跼莊子曳屣而歌商頌地理志趙地

泉挹清泚跂石綠嵬業東陂數儵魚西崦追蛺蝶翳林

窺搏黍藉草聽批頰余雅注黃鳥亦名搏黍唐入黃

尋遠蓮鬚紅闕鄰杏壓荏苒光景流楊園忽無葉扶病

歸未久吾見喜寧帖褰裳告我去祿仕當隨牒隨牒謂

常牒不被蕭晨秣欵段歸騎得追躡謂言循東路復出

西城堞行矣忍霸旅無魚勿彈鋏天閑久索驥駿足方

騰蹀周禮夫子長驅勿驕矜小阮亦勿慄鵬飛九萬里

勿借風一簑溟波浩難窮勉自養鱗鬣爵祿冥天械天

功名為接榘寧能復與我搖漾秦淮檄附書勿辭

頻隔歲期蒲筵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葉侯越著姓曹出寶楚葉楚有葉公諸梁食縉雲雖云

遠冠蓋傳累葉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意

強禦莫能懾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閉曾出妙義可

發矇起魘汲黯傳如發詞如太阿鋒誰敢觸其鉞盧巖

聽之心凜然難者口因嚼搏飛欲窺窺

鍛墮今跼跼選五君詠鸞忘情塞上馬說苑塞上之人

王元之詩集

王元之詩集

人吊之則曰此安知不為福居數月適志夢中蝶若金

馬歸而人賀之曰此何知不為福陶詩時

靜無求在治惟所挾載膠但彼或饋漿非我謀賴好事

人載膠祛所惑○莊子吾善之○邯鄲總撰碁經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碁

經看在手碁訣傳滿篋博物志堯造圍碁丹朱坐尋碁

勢打側寫碁圖貼携持山林履謝靈運登刺摘溝港陂

一枰嘗自副當熟寧忘筴反嗤龍截子但守一經笈初

記載程曉伏日詩云今世龍截子觸熱向入家言強彼觸熱向人者而但自守一經笈也亡羊等殘

生莊子截與穀牧朽筴何足摺歡然值手敵便與對七

筴縱橫子隨局膈膊聲出堞樵夫弛遠檐牧奴停晷盞

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嘯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熟

視籠兩手徐思捩長鬢微吟靜惜惜堅坐高帖帖未快巖

谷叟斧柯常爛浥晉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趨邊耻

局縮穿腹愁岁葉碁經有邊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摩

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

外示閒暇伐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盪或粗

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僅殘

尺寸如黑子著靨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慙如告

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甘虜報仇方借俠諱輸寧斷頭

悔誤乃批頰評曰十字頗得情態○歷齊閑覽荆公碁

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若思勞神不

知公碁不甚高詩又云諱輸悔誤是又未能忘情於一

賈誼

精兩借助也○蜀志嚴顏有斷頭將軍無
降將軍○五代優人敬新磨戲批莊宗頰終朝已罷精
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歎此何宜劫劫孟軻惡妨行陶

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陶侃傳諸參佐談戲廢事命取博具
投之江○揚子焉事博乎○吳韋曜傳時蔡穎亦
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晉臣

抑帝手授侯何帝步冶城子爭道拒父乃如輒爭也實

逆德豈如私鬪怯杜預傳晉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問預長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

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遙驕虛宜亟討之○定公八

年晉侯盟手刺澤趙簡子曰群臣難取盟衛君者涉佗

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

焉得眎諸侯將軟涉佗授衛侯之牛及腕衛侯怒注云

授擠也血至腕授子對反○王導常共子悅奕棊爭道

○衛出公輒拒其父莊公崩曠事見哀公十五年○越

末也○商君傳民怯於私鬪藝成况窮苦此殆天所

厭如今劉與李倫等安可躡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鑷

此丘鼻毛被俗議嫌白佛佛令蓄鑷以此待君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授諸

江道耕而德獵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余於臨川得公此詩刻本有跋在後今附于此白鶴

吟留鍾山覺海之詩也先是講僧行詳與公交舊公延居山中詳有經論每以善辯為名

毀訾禪宗先師普覺奄化西庵而覺海孤立詳益踰傲師弗之爭屢未退庵席公固留不

可寤詳請妄遂逐詳而留師乃作是詩焉白鶴警覺海也紅鶴行詳也長松普覺也覽是

詩者即知公與二師方外之契不為不厚矣景齊又藏其本今命工刻石兼書其所以云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
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
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
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

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邪吾方捨陰而坐露評曰無味○江淹傳好丹而非素論文章也

示安大師有栗

杜詩山家蒸栗暖

道人深北山為家宴坐白露眠蒼霞手扶稅杖雖老矣

禰衡傳手持三尺稅杖以杖地大罵曹操稅他活切 走險尚可追麕麕楚詞白鹿麕麕

或騰或倚麕屬麕壯鹿 踞堂俯視何所有窈窕樛木無棋楂木

詩注木下曲曰樛廣志曰棋楂其子甚酢出西方玉藻云祖黎曰攬之棋楂一名蜜楂 深尋石路

仍有栗持以饋我因烹茶

示寶覺

宿雨轉歎煩朝雲擁清迥蕭蕭碧柳軟脉脉紅葉靚默卧如有懷荒乘豈無與幽人適過我共取墻陰徑

定林示道原

昨登定林山俯視東南陔但見一方白莫知所從來濕銀注寒晶奩以青培堆迢迢掩靄中疑有白玉臺是夕清風興煩雲豁然開娣娥攀桂枝頽景久徘徊杖藜忽高秋陳迹與子陪壯觀非復昔平蕪夜莓苔

我所思寄黃吉甫

我所思兮在彭蠡一奩寒晶徑子里一奩言鏡奩也退之月蝕詩徑圓千里納汝腹此 天低紺滑風靜止月澹星渟尤可喜亦復可憐波浪起琉璃崩欽湧巔參萬斛之舟簸一蒿超邑

越都如歷指岸沙雪積山雲委雲半飛泉掛龍尾跳空散作平地水牛乳芳甘那得比蘿葛宜宜蔭演迤稍上

閣

盛言水之大也

瀕彭蠡湖有堆阜連延沙積所成遠望如白雪或言龍所運也山謂廬山○沈約作謝靈運登波濤雲委注積

駢

尋源出奇詭像圖釋迦祠老子釋迦佛名淨政王太子入雪山修道證果老子

即周柱史老聃也臺殿曉靄相重累石槽環除逗清泚松竹靚

深無虎虺其徒儵然棄塵滓雖未應真終適已天台賦

錫以躡虛注謂得真道之人○黃侯可與談妙理裡棄

榮官猶弊屣每採紫芝求石髓我欲從之勸游從穀城

公孫能若此穀城公孫謂黃也五老聞之當啓齒寄聲五老吾

念爾相見無時老将死郭璞遊仙詩架然啓玉齒○廬山有五老峯

寄朱昌叔

楚公有三女皆公女弟也次適朱明之仕至大理少卿昌叔其字也

西安春風花幾樹花邊飲酒今何處一盃塞上看黃雲

萬里寄聲無鴈去世事紛紛洗更新老來空得菊衣塵

青山欲買江南宅歸去相招有此身李白晚歲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

馬之志又實華詩莫驚此度歸來晚買得西山正值春言晚歲欲相依也下又有寄昌叔七言詩云買宅相招亦本謀指此句也

與僧道昇二首

昇也初見我膚腴仍髮白今何苦而老手脚皴以黑聞

有道人者於今號禪伯勦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腊隋史志釋

如之若行也諸外道邪人並未勦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勦奴了切惱也汝觀青青枝歲寒

好顏色此松亦有心豈問庭前栢庭前栢樹子趙州和尚禪話

其二

跋陀羅師能幻物梵語跋陀羅羅此云賢守自守護賢德後守護衆生幻穢為淨

持幻佛佛幻諸天以戲之幢幡香果助設施茫然悔欲

除所幻還為幻佛力所持佛天與汝本無間汝今何恭

昔何慢十方世界本來空受記豈非遭佛幻佛幻維摩受記事又

贈彭器資

器資名汝礪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進士第一公早所厚晚立朝風節殊

邵無所左右贈詩時器資未入朝後以公薦而用

鄱水滔天竟東注氣澤所鍾賢可慕文章浩渺足波瀾

行義迢迢有歸處中江秋浸兩崖間溯洄與我相往還

我挹其清久未竭復得縱觀於波瀾放言深入妙雲海

示我仙聖本所寰楞伽我亦見髣髴歲晚所悲行路難

贈王居士

武林王居士與子俱學佛以財供佛事不自費一物經言

布施者不名福田供養者墮三惡道意謂以財作佛事止為有漏之因耳又疑財本身外之物取其了此理而不吝

贈李士雲

李子山水人而常寓城郭毫端出窈窕心手初不著我

聞大梵天聲跨雞孔雀執鈴揚赤幡浩劫淨無作佳哉

子能圖可以慰寂寞相與驗其真他年在寥廓法物禪師傳天

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宝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時宝衣亦至昉既觀奇異佛言其所見乃畫為屏風凡二十四扇

備

觀者驚駭

王荆文公詩卷之三

王荆文公詩卷之四

鴈湖 李壁 箋註

須溪 劉辰翁 評點

古詩

題半山寺壁二首

半山報寧禪寺公故宅也由東門至蔣山此為半道故以

半山為名其地亦名白塘舊以地旱積水為患公卜居乃鑿深決水以通城何元豐七年

公以病聞神宗遣國醫診視既愈乃請以宅為寺因賜額為報寧禪寺西有培塿乃荆

公決深積土之地又梅續建康志半山寺即公故宅也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

節固辭回平章事改左僕射未幾又懇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於白下門外去城

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游諸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湖溝以行蓋未嘗

乘馬與有輿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

垣輒不答元豐之末公被疾奏捨此宅為寺
有旨賜名報寧既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不
復造宅父老曰今江寧縣治後廢惠
民藥局其地即公城中所稅之宅也

我行天即雨我上雨還住雨豈為我行邂逅與相遇

其二

寒時暖處坐熱時涼處行衆生不異佛佛即是衆生

甚善甚善○華嚴經心
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

定林寺

按定林有上下二寺上定林寺舊基在
蔣山慈湖井後按建康實錄上定林寺

宋元嘉十六年禪師竺法秀造在下定林之
後乾道間僧善鑑重建下定林寺在蔣山寶
公塔西北按塔寺記宋元嘉元年又置下定
林寺東去縣一十五里南史何嗣入鍾山定
林寺閱內典齊東昏侯嘗至定林寺有沙門
老病不能去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二事但
云定林寺
不云上下

衆木凜交覆孤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筇於此傲人羣城

市少美蔬想今因煖焚且憑東南風

南一作北

持寄嶺頭雲

談叢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
賦詩答之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
堪持贈
君○

題定林驛

定林又有菴公嘗讀言
於此此詩必題菴壁也

定林自有主我為林下客客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

移桃花示俞秀老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
老喜作詩人未知之蒨公愛

焉手寫其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
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序清老亦脩繁
可喜俱從

山谷游

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枝柯萬絲花爛熳

羨錦千兩敷亭臯

閔公二年重錦三十兩注以二丈
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晴

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舸山前解返武陵客

際鬢鬢秦人逃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忽逢桃花林夾岸續紛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

捨船從口入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攀條弄芳

畏晚晚已見黍雪盤中毛家語孔子侍宴於魯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

駁桃哀公曰黍以雪桃也對曰丘知之矣夫黍五穀

人愛杏令虎守百年終屬推蘇手葛洪神仙傳董奉居廬山治人疾不取資

使愈者入植杏五株數年成林奉乃作倉宣言人買杏

者不須來報但一器杏續一器稍人有欺者推獸斬逐

之听積稻復以施人余嘗至杏林故地即我棄此果復

易朽蟲來食根那得久瑤池紺絕誰見有瑤池謂蟠桃言其說荒唐

也更值花時且追酒君能酩酊相隨否古詩言服藥永

對基與道源至草堂寺

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基明朝投局日未晚

從此亦復不吟詩

書八功德水庵詳見八功德水注

幽獨着可厭真實為可喜見山不礙目聞水不逆耳儵

然無所為自得而已矣言見山聞水默與意會豈復有礙哉

放魚

捉魚淺水中投置最深處當暑脫煎熬脩然泳而去豈

無良庖者可使供七箸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陸機

蟲魚疏遼東梁水鱒時美曰居就糧梁水鮒鱖似鮒而頭大魚之不羨者也故里諺曰網魚得鱖不如啖茹

靈風

霾風摧萬物暴雨膏九州卉花何其多天關亦已稠建康山名
即牛首山建康山名白日不照見乾坤莽悲愁時也獨奈何我歌

偶書

惠施說萬物繁特忘一句寄語讀書人嗷嗷冰勝處莊子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楞嚴經周利盤特迦此云蛇奴善見律又翻為路傍生有長者女淫奔他國思言父母中路生子因以為名或云過去世會生蛇中其身隱然有文如蛇或云禱于蛇神而生故云蛇奴會為大法師有五弟于祕吝佛法不肯教人得暗鈍報以宿善故遇佛出家五百比丘同授一偈經九十日不記隻字又說其兄盤伽先已得度而槃特賦性遇純為无所遜出門淨泣如來知其根熟付與掃帚日使掃地教誦掃帚二字得前忘後得後忘前思惟曰久因有發明曰掃除喻八正道塵糞喻三毒垢掃帚義者正謂是矣乃令住閨靜處端坐正意調出入息由心散亂一句伽佗不能記憶且數算中出入息風入息為首曰入息一出息二

從一至十周而復始先入後出順生數先出後入順死死數一生一滅循環無端微細窮盡生滅無從息風亦空心亡分別豁然開悟見息冥相本一如明圓常之性乃成無學

即事二首

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借問山中人雲今在何處

其二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禪歌

莫道無心便為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又大智發於心心於何處尋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其一

牛若不穿鼻豈肯推人磨馬若不絡頭隨宜而起卧乾地終不流平地終不墮擾擾受輪迴祇緣疑莊子秋水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乾地平地說境不泥不墮說自心也又心經疏云本圓自住體同太虛垢本何依淨從何立○寒山詩不省這箇意

其二

我曾為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為女人歡喜見男子我

若真是我祇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為物使堂堂

大丈夫莫認物為己

此言結習易染雖宿命所好今生猶戀著也○小人役於物為物使

也故楞嚴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圓覺經譬如有入認賊為子其家財室終不成就

其三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種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不

知今是夢道我能蓄積貪求復守護嘗怕水火賊既覺

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圓覺經善男子

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入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圓覺經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善男子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俗人夢覺始知其空而不知世間諸緣亦皆夢也

其四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

莊子

達生篇復讎者不折鑽于雖有技心者不怨飄瓦注由瓦無情故我終不真渠此瓦不

自由衆生造衆惡亦有一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

尤此但可哀憐勸令真正備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冤讎

楞嚴經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空積經煩惱性是佛境界觀煩惱性空是正備行○迷悶謂不識自心也○僧問慶諸禪師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會即打破你頭

其五

若言夢是空覺後應無記若言夢非空應有真實事蟠

燒陽自招沉溺陰自致令汝嘗驚魘豈知安穩睡列子
世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又
浮虛為疾者則夢揚沉寔為疾者則夢溺然詩意非列
子所指也遺教經云黑蛇藏於室睡
當以持戒之鈎早併除之即可安眠

其六

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馬祖語亮坐主有曰從生從
死只是這箇南泉語黃蘗運

日長老身才沒量坐也坐不定走也跳不過鋸也解不

斷鎚也打不破作馬便搭鞞作牛便推磨若問無眼人

這箇是什麼便遭伊纏繞鬼窟裏忍餓僧問南泉只如
亡僧迂化向甚

麼處去答云東家作牛西家作馬又問
意旨如何答云遇騎即騎遇下即下

其七

我讀萬卷書識盡天下理智者須自知愚者誰信爾奇

哉閑道人跳出三句裏獨悟自根本不從他處起評曰
花嚴

經云不由他悟○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
逐浪句謂隨物逐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

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
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云○即聖人反承諸已反

其八

幸身無事時種種妄思量張三袴口窄李四帽簷長失

脚踏地獄將身投鑊湯誰知受熱惱却不解思涼言人
不能

破妄歸真滅去眾念死受諸苦皆
由此也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其九

有一即有二有三即有四一二三四五有亦何妨事評曰

妙如火能燒手要須方便智若未解傳薪何須學鑽燧

白雲端禪師云一二三四五剎得大多六七八九十却
少此子作麼生向定盤星上解得拾好去大眾到頭霜

夜月任蓮落前溪○莊子指窮
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其十

昨日見張三嫌他不守已歸來自悔責分別亦非理今
日見張三分別心復起若除此惡習佛法無多子

評曰
說得

有悟

處○大業拾遺煬帝為張暉華賦詩見面無多子聞名幾許時○用烏巢事

其十一

傀儡祇一機種種沒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親看來方

知棚外人擾擾一場散終日受伊謾更被索錢財

評曰
切近

樂府雜錄傀儡起漢平城之圍○心後於五根亦猶傀儡
為入牽掣僧問如何是第三句臨濟師曰看取棚頭
弄傀儡抽牽
全藉裏邊人

其十二

李生坦蕩蕩所見實奇哉問渠前世事答我燒炭來炭

成能然火火過却成灰灰成即是土隨意立根栽

李生
指士

雲也○圓覺經譬如鑽火兩水相因火出亦盡灰飛煙
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又偈云如木中生火木盡火還
滅覺即無漸次
方便亦如是

其十三

衆生若有我我何能度脫衆生若無我已死應不居衆

生不了此便聽佛與奪我無我不二四天王獻鉢

維摩
經加

旃延問疾維廣云於我無我而二是我義注小乘
以封我為累故多於無我無我既多則於我為二大衆
是非齊者二者不殊為無我義也○四天王各獻一鉢
於佛佛以手疊鉢曰一即回四即一又諸經要集云佛
將成道無食器回天王各獻一鉢即石鉢佛授受之以
表平等佛以回鉢梅之為一回鉢楞仍現此立不許用
此恐與佛等石
鉢帝青室鉢也

比

其十四

莫嫌張三惡莫愛李四好既往念即晚未來思又早見
之亦何有欲然如電掃惡既是磨滅好亦難長保若令
好與惡可積如財寶自始而至今有幾許煩惱

其十五

矢志難作福得勢易造眾苦即念快樂樂即生貪愛無

若亦無樂無明亦無昧不屬三界中亦非三界外佛書言世

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脩無上道難造種種業易所發菩提心旋養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為江河是故佛說此等深可畏怖○志公歌任縱橫後忘諱長聲在人間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河曾暫拋棄

其十六

打賊賊恐怖看客客喜歡亦有客是賊切莫受伊謾樂

哉貧兒家無事役心肝既無賊可打豈有客須看評曰

古宿語客未則梅賊來則打○瑞岩常自呼主人翁惺惺著莫受人謾○賊不打貧兒家祇林和尚語

其十七

有一種貧兒不能自營生若不作客走即須隨賊行復

有一種貧常時腹彭亨若有亦不畜若無亦不營寒巖子詩

世有一種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翁隨客處處轉因循過時光渾是癡肉瘡雖有一靈臺何殊客作漢○漳州羅漢和尚歌祖膊當曾打一奉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彭亨更不東西去持鉢

其十八

汝無名高者以見利貪叨汝無行實者以取著名高行

實尚非實利名豈堅牢一朝投土窟魂魂散逃逃利貪

叨故無名高汝取
著名高故無行矣

其十九

勇有益施舍能無懼而已若人學佛法勇亦當如此休
來講下坐莫入禪門裏但能一切捨管取佛歡喜圓覺經一
切衆生能捨諸欲及除憎愛永斷輪迴勤求如來圓覺境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

其二十

利瞋汝刀山濁愛汝灰河汝癡分別心即汝瑣魔羅圓
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徧了一切法不如且頭陀離心不
即是魔境瑣羅即鬪羅之類也見地藏十輪經○瞋譬則刀山也愛譬則灰河也○佛經三性圓成實性依他起性徧計性○選李善注頭陀斗數也言斗數煩惱也

自遣

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底事春風來留愁愁不住庾
集攻許愁城終不破盪許愁城終不開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自喻

岸涼竹娟娟水淨菱帖帖鰕搖浮游鱖魚鼓嬉戲鬣釋
杖聊一榻褰裳如可涉自喻適志歟翻然夢中蝶

古意

采芝天門山寒露淨毛骨帝青九萬里空洞無一物華嚴

經帝青珠帝紀所室玩此言天九萬里盡為青帝色也○周顛傳指腹謂王導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君輩數百人
傾河略西南晶射河鼓沒晶精光也牽牛蓬萊眼中

見人世嘆起忽麻姑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當時

棄桃核核聞已撐月窟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王母傳

取桃以玉盤盛七枚回與武帝食母自食三帝欲收核
種之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玉
母降漢官遣侍女與上元夫人書云云客主對坐悒悒
不系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一時頃侍女
回上元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憂以官事
遂替顏色近五十年世多指阿環為王母今據此則上
元夫人亦名阿環也

吾心

吾心童稚時不見一物好意言有妙理獨恨知不早初

聞守善死頗復吝肝腦中稍歷艱危悟身非所保猶然

謂俗學有指當窮討晚知童稚心自足可忘老評曰展轉發明

甚有警發他人不到○詩意苦悟萬法本空形骸肝腦非所吝也○莊子宋榮子猶然笑之

無營

無營固無尤多與亦多悔物隨擾擾集道與偷然會墨

翟真自苦莊周吾所愛萬物莫足歸此言猶有在

病起

稚金敷新涼老火炮殘燭桃枝煥澗忍散髮晞曉捉煩

病脫然醒淨若遺身覺移榻歎獨眠欣佳恐難數評曰此等

語不厭舉似○澳恩穢濁也晞乾也○孫休詔詔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公所用欣佳亦類此

獨歸

鍾山獨歸雨微冥稍畦夾困半黃青陂農心知水未足

看雲倚水車不停悲我作勞亦已久暮歌如哭難為聽

而我官閑幸無事北窗枕簟風泠泠於時荷花擁翠蓋

細浪鵬雪千娉婷誰能歆眠共此系秋港雖淺可揚舠

評曰知慚知足語○前人固以荷花比婦人矣但不若公語之清婉也

獨卧有懷

午鳩鳴春陰獨卧林壑靜微雲過一雨浙瀝生晚聽紅綠
紛在眼流芳與時競有懷無與言佇立鐘山暝

評日看似容易

無動

無動行善行無明流有流種種生住滅念念聞思修終
不與法縛亦不着僧裘

華嚴經起信妙中善行非福行不動行無明流煩惱流欲有流

又四相生住滅○首楞嚴經我於彼處發菩提心彼處教我從聞思修入三大地圓覺經不與法縛不求法脫

夢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

成就河沙夢功德

言姑應緣而已其實皆幻也

車載板二首

鬼車不祥鳥也一名車載板

荒哉我中國珍果所不產朝暮惟有鳥自呼車載板楚
人聞此聲莫有笑而莞而我更歌呼與之相往返視遇
若搏黍好音而睨睨壞壞生死夢久知無可揀物弊則
歸土吾歸其不晚歸歎汝隨我可相蒿里挽

法雲秀公云平生生

死夢三者無可揀然要推知先後○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于蒿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

其二

烏有車載板朝暮嘗一至世傳鵬似鷗而此與鷗似唯
能預人死以此有名字疑即賈長沙當時所遭值洛陽
多少年擾擾經世意粗聞方外語便疑形骸累吾衰久
捐書放浪無復事尚自不見我安知汝為異憐汝好毛

羽言音亦清麗胡為大多知不默而見忌楚人既憎汝
彈射將汝利且長隨我遊吾不汝羹哉賈誼傳有服飛
大誼舍服似鴛
不祥鳥也○荀子今夫猩猩亦二足而毛也
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歲○相書出莊子

跋黃魯直畫

江南黃鸝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為者百年幅紙無所直

公每玩之常在把評曰不作復何欠鶻
鳥含切說文鶻鶻也復

過楊德逢莊

携僧出西路日晏昧所投循河望積穀一飽覺易謀雅

子舉梅出吐嗟見盤羞飯新秬有香羹菜肯且柔內則
甘旨

柔暮從秀巖歸秣蹇得少留捧腹笑相語果然無所求

史記司馬季主捧腹大笑○莊子腹猶果然注飽貌也果音顆
王荆文公詩卷之四

王荆文公詩卷之五

雁湖李壁箋註

復溪劉辰翁評點

古詩

秋熱余在臨川得此詩石本一僧跋云元豐末
公居金陵秦淮小宅甚熱中折松枝架欄

禦暑因有此作按元豐末公以前宰相奉祠
居處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飾第宅者視此得

無愧
乎

火騰為虐不可摧屋窄無所逃吾骸織蘆編竹繼欄宇

架以松櫟之條枚豈惟賓至得清坐因有餘地蘇陪臺

左昭公七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
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德陵陽秋更暴橫炊

我欲作昆明灰金流玉燭何足怪月蝕詩金燧水銀鳥
流玉燭丹砂魚

死

來

焚魚爛為可哀憶我少年亦值此備然但以書自埋張祐

詩萬卷書中苑便埋老衰奄奄氣易奪評曰語則則無一字閑關撫卷豈復能

低回西風忽送中夜濕六合一氣窳新開簾牕幕戶便

防冷且恐霜散雪相隨未評曰比之桃笙葵扇之句更是深遠真書生白髮之見也○虛

全詩憶昔堯為天十日堯九州六合烘為窳○煨注灸也

秋早

暮尋蔡墩西按建康志載境內有蔡伯督讀書臺公所稱蔡墩恐即是蔡讀書臺也搯覺

秋尚早山路葩卉繁野田風日好禪林鳥未泊經屋塵

味掃蠶藤五花簞復足休五老吾

同沈道源遊八功德水

寒雲靜如癡寒月慘如感解鞅寒山中共坐寒水側新

甘出短綆一酌煩可狝仰攀青青枝木醴何所直建康志陳

後主時覆舟山蔣山松栢林冬月常出水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崔錫今功德水亦在蔣山此言新甘

可貴木醴不足道也

望鍾山

佇立望鍾山陽春更蕭瑟暮尋北郭歸故遶東岡出評

其詩每欲為蕭然者更勝思索

思北山北山即鍾山周顒隱處孔稚圭作北山移文

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庵迎我青松路建康

宋熙寺西百餘步有白蓮庵策禪師所居

上南岡

暮鳩屋荒涼寒陂水清淺拍書息微倦季轡隨小蹇偶

攀黃黃柳却望青青巘幽尋復有與未覺西林緬

謝公墩

墩在公所捨宅報寧禪寺後
余嘗至其處特一土骨堆耳

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或存問

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石點檢履齒痕想此

絳長檣

左氏終絳
於木而止

想此倚短轅想此玩雲月狼藉盤與

樽井逕亦已沒漫然禾黍村摧葳羊曇骨

羊曇大山人
知名士謝安

安所愛重

放浪季白魂亦已同山丘緬懷蔣蘭蓀小草

安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

萬事付

戲陳迹甘棠詠遺恩

安追思之名為召伯埭

鬼錄耻榮何足論天機自閉闔人理孰畔援公色無喜

懼儻知禍福根涕淚對桓伊暮年無乃昏

評曰不多不
淺造次名言

○桓溫陳兵新亭將移晉祚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
之甚懼安神色不變○帝嘗召伊飲安侍坐帝命伊吹

笛伊又撫箏歌忍詩曰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為安
發也安泣下沾衿越席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

帝有愧色詩言安不懼於元桓而
垂涕於讒者似未能一視禍福也

秋夜泛舟

池塹秋水淨扁舟溯涼颼的樂荷上珠俯映疎星搖深

尋畏魚淦中路且回橈冥菰蒲中乃復有驚跳

禮運
龍以

為畜故魚鮪不淦注淦之言閃也魚鮪從龍者龍既未
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淦然驚走也○回橈不欲魚
之驚也乃自有跳於
菰蒲者書一時之適

和秋天隲同遊定林寺

道人深閉門二客來不速攝衣負朝暄一笑皆捧腹道

遙煙中策放浪塵外躅晤言或世間誰謂非絕俗

評曰
近陶

次韻約之謝惠詩

魚跳桑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宅姑谿

對江令公於古詩亦求工如此○梅輿地志言青谿岸側有神祠世謂青谿姑南朝時有靈異舊傳隋平陳張

麗華孔貴嬪死於此今祠像有三婦入蓋漢姑輿二妃也建康志遂指谿姑為麗華誤矣○江令宅見招約之

職方 故人耽田里老脫尚方王喬傳自縣詣臺朝輒有雙鳧從東南來帝令

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乃詔尚方 開亭指百金於此診視則回年中所賜尚方官屬履也

掃塵迹地偏人罕至心遠境常寂陶詩心遠地自偏公析而用之似為之疏

解也 我行西州旋稅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

公時指岸木謂此可尋尺伐之營中止持用自怡憚權

言侯其成邀我堂上食百憂每多違一諾還自惕春風

欄楹新坐久膝前席備然忘故約北郭疑有適長謠舒

永懷佇想對以臆摘辭甚有理竊比書石鷁僖公十五年隕石於

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知公不我欺把玩

果心惻嘉肴既夙設麗藻仍虛擲左車公自迎右券吾

敢責信陵君遺侯生不受乃置酒大會公子從車騎虛左迎侯生侯生坐於公子上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史記平原君傳事成操右券以責 聞說毛羹臠說文臠肉羹 芬香出

鄰僻婦休機杼事兒失刀槩職師古曰削者以刀削簡牘○揚子古之數人也

何膠膠擾擾而紛紛籍籍攜持欲一往繼此方如織元

龍但高卧司馬勿親條元龍卧見次韻鄧子儀注○相如傳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幾能孩童蒼握手皆鬢白有興即扳聯東阡與南陌聯板

一作

次韻舍弟江上

岸紅歸欲稠渚綠合猶晚晴沙上履輕暖水隨帆遠吹

波戲魚動掠葉飛禽返著意覓幽蹊桃花悞劉阮搜神記劉

晨阮肇入天台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飢甚遙望山上有

桃熟遂躋險接葛至其下啜數枚飢止體充下山取水

見一杯流下有胡麻鳥乃相謂此近人矣遂度山見一

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

二郎投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曰來何晚耶因邊還

家至十日永還苦留半年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

落已七世矣據事

止是桃實非桃花

酬王濬賢良松泉二詩

此即萬宗泉也公嘗作

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

二萬宗命海井而合焉東為二池池各有溝

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

楚善端請名余為名其泉曰萬宗云熙寧十

年十二月十二日臨川王某

記時公以會靈觀使家居

世傳壽可三松倒

下元夫人語封陟能使君

常人道人能百歲自古稀松得千年未為老我移兩松

苦不早豈望見渠身合抱但怜衆木摠漂搖顏色青青

終自保免絲伏苓會當有邂逅食之能壽考不知篝火

定何人且看森無覆荒草史記龜策傳伏苓者在兔絲

天清靜無風以夜指兔絲去之即以篝火燭此地火滅

即記其處以新布回文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地回尺

至七尺君詩愛我亦古意秀眉昔比南山栲復謂留侯

不及我人或笑君無白皂求僊辟穀彼誠悞未見赤松

飢已槁張良傳張良傳張良傳張良傳張良傳張良傳

飯適志游封植蒼官蔭華皓赤松復自無特操莊子何

操上下隨煙何惺惺惺音草劉向列仙傳赤松子嘗止

煙必別有出處蒼官受命與舜同樊宗師絳州園真可從之忘

歲寒戴白孰與蒼然好

其二

宋興古刹今長干宋興寺名長干見次韻醉朱昌叔注靈曜臺殿荒檀欒

左思吳都賦二泉相望棄不濞西泉尚累三石槃其流

散漫為沮洳稍集小礫生微瀾東泉土梗久蔽塞穿治

乃見甃甃完道人慈哀波汲遠溝蕩取土合兩山山前

灌輸各自足輾轡轉罷井口閉取送比甘覺近美與舊

爭列知新寒煜煜夏秋百源乾抱甃復道愁蹒跚疾傾

橫逗勢未足嗟此善利何時殫慮長易脆有大檀謂大檀

者伐堅匡廬窟龕額金多匠手肯出巧風水千里焉知

難沒羽之虎行林間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窟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

下縣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亦籀龍失職因截陸籀龍意亦取竹杖投葛陂化龍事

循除靜投悲瑟瑟映瓦微見清潺潺三年營之一日就

有口其以成為權論功信可侈後觀何似當年萬竹蟠

杜詩白帝城西萬竹蟠梅筒引水疾不乾楠註溝蕩周禮地官槁人以溝蕩水

荅俞秀老

諸偶緣安有實相非相偶雖神如季咸終亦失而走莊子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禍福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清涼寺送王彥魯

空懷誰與論夢境偶相值莫將漱流齒欲掛功名事晉

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常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送惠思上人

黃鶴撫四海翩然落中州一聽笙與鏞低徊如有求飛

鳴阿閣上好與鳳凰游顧憐魯東門無事反悲愁文公二年

藏文仲祀爰居不智也注海鳥曰爰居集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神命國人祀之歲晏忽驚矯

問胡不少留因知網羅外猶有稻梁謀

老景

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繞屋楮先生蕭蕭何所直每

嫌柳渾青追恨李太白多謝安石榴白人紅紫拆景春

時人宗正劉德漢人楮先生武帝時人蕭何漢相柳渾唐人李白字太白唐人謝安字安石晉人劉向連前句

楮字○石林詩話云荆公有老景春可惜詩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

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勳位願紀信不留張良自愧樵蘇則為慙瓜李斯可畏不願榮

宦考每陳農取利家林巖巖巖負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利踈鍾皓月曉晚景耳霞異澗谷秋不變

山梁黃魚累論自王符肇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權德輿已嘗為此体乃知古今文章之變

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別立體然不失為佳製也

雜詠八首

其一

萬物余一體九州余一家秋毫毫不為小莊子知北遊篇秋毫為小待之

成體微外不為漢鄧通傳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而

徵張揖曰微謂以木石水為界者不識壽與夭不知貧與奢忘心乃得

道道不去紛華花迹以觀之堯舜亦泥沙莊周謂如此

而世以為夸

其二

神龍養可致

古有養龍氏昭公七年

猛虎擾亦留

周禮帳不氏掌猛獸而教擾之

注猛獸虎豹之屬擾馴也

變生父子間上聖不能謀常情不欲得義

養或成仇

變生父子如瞽叟欲得舜牛羊倉廩類○唐末五代諸將皆以異姓為養子号曰義兒

他人恩更輕患禍信難周

其三

古風知遜悌班白見為優薄俗謬為恭獨在勢權尤伏

波迷俯仰愛禮坐成仇

馬援傳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宋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由是恨之梁松父

名統斷斷洙泗間豈是老者羞

評曰此陳恕笑面如韮之感也○魯道衰洙泗之間

新斷如也史記

其四

羔豚窘虎豹鳩雀窮鷹鷂

戰國策如虎豹之搏羔豚必無幸矣○左傳文公十八年

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巧者具機弋執耨還拘攀論功莫

如神論大莫天悲哉區區人乃欲逃其間

逃其間者謂不有神

與天者也○

其五

黃雀死彈丸啟罪在啄粟

莊子謂楚王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

無患不知公子王孫左杖彈右揀丸以加其頸也

翠鴿不近人何為亦窮辱

傳且夫翠鴿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材為世所利高下同僵

仆能逃天地間蟻蠅無不足

評曰自次篇至此耿耿如有恨事

其六

關雎后之泚棧撲王之明免置尚好德沉乃公與卿所

以彼行葦敷然遂其生誰能絃且歌為我發古聲

其七

召公方伯尊材亦聖人亞農時憚煩民聽訟甘棠下嗟

今千室長已耻問耕稼彈琴高堂上欲以世為化韓詩外傳

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公嘗作撫州倅廬見山閣記乃云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皆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各細編迫者之所好則記又與詩意異矣

其八

任公蹲海濱一釣飽千里用力已云多鉤緝亦難理巨

魚暖更逃壯士飢欲死遊儵不可數空滿滄浪水莊子外物

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緝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鎗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何以東蒼梧以

楷

旨

北莫不麻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漑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莊子儵魚出遊

張良

留侯美好如婦人

漢贊聞張良之智謀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五世相

韓韓入秦

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

傾家為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

舉世大索何能為

秦滅韓良年少未宦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

報仇良嘗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錐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相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

石非吾師

良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謂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

黃石即我己
遂去不見
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

漢五年冬

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卒以滅羽秦誓不帝如自其口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

評曰它如自毒立棄二字

有疑便如天發一矢胡無首不動擊色○高帝欲廢大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為我盡計良曰此難以口

舌爭也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

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為客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四人果至客建成

所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評曰能評能誼一語已多○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

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

司馬遷

非鸞鳳所栖百里嗟子刀銘間悠然止而食

司馬相如子虛賦鸞雛孔鸞○後漢王渙謂仇覽曰枳棘

豈大賢之路耶

迂荅任安書夫中才

之入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怵懼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銘之餘薦天下賢俊哉詩言迂之高才

顧低回於中令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

太史公論六家之首要迂

自序協六經異語領略非一家高辭殆天得雖微樊父明

不失孟子直

評曰其意有感於子長重交雪李陵之事而得罪甘心焉磊磊落落用意不廢○

樊父仲山父也既明且哲譏迂被刑昧於明指之道也

參贊伯奇放流孟子宫刑○孟子不直

則道不見或指此謂迂自李陵事也

帝相十百

評曰欺以自私自謂隱情惜已也諸意甚厚○世入竊自汗之迹以屈其身如馬迂者亦有

諸葛武侯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

魏武帝紀威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宗之分殷熹言後五十

載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建安五年恰五十而曹公破紹天下無敵矣公用一星黃甚妙

哲

掉頭梁父吟蓋與
眾爭光

羣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侯當此時龍卧獨摧蔽

遁得所從幅巾起南陽

本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樂時人

莫之許也魏略曰亮在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共大略每晨夜

從容嘗抱膝長肅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崎嶇巴

漢間屢以弱攻彊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

長庚太白也夜將既

其光始著以唯孔明之於漢云執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淪中路

怨者為悲傷

武侯卒年五十四怨者為李平廖立皆以罪為亮所廢亮菟泣曰吾終為左社矣

平亦發病死平嘗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言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至

平無私也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可謂能用

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豎子祖餘策猶能走強梁

評曰只杜子美數詩後豈

復可着乎此獨以節度勝亦如八陳首尾情勢俱極有傳有贊無一字欠剩包括衆作○死諸葛走生仲達

王荊文公詩卷第五

王荊文公詩卷第五

王文公詩卷之六

鴈 湖 李 壁 箋註

須 漢 劉 辰翁 評點

古詩

讀墨

友人宜黃李邦嘗云介父讀墨詩終篇皆如散文但加押韻尔意以為詩益散古無此体然如韓公謝自然誰氏子詩已如此○

誰為堯舜徒孔子而已矣人皆是堯舜未必知孔子伯

夷不辱身柳下援而止孔子尚有言我則異於是無愛

為無父排斥固其理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退之朝

魯連固一作顧未知之耳退之朝魯連子詩獨稱如何蔽

於斯獨有見於彼如何蔽於斯言孔墨相用也凡人工

自私瞿也信奇偉

漢志論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使其遺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特股肱之材墨翟之奇偉亦此類也

中庸詭

退之讀荀子考其辭時有不醉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而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又原道嗚呼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公詩意正類此儒者之道理一而分殊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固自有

荀揚氏至其趣舍間亦又蔽於已化而不自知此語孰云俚詠言以自警吾詩非好詆也荀與揚大醉而小疵

○言韓雖駿荀揚而已乃自言孔墨必相為用是韓本末先蔽而不自知也賈生過秦論仲尼墨翟之賢蓋已對孔子言之矣○公詩詆墨蓋本於孟子然孟子不云

半歸斯受之又云今之與揚墨辨者如追放豚然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此足見聖人志厚之至於異端未嘗終絕之也招如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之招言彼既歸於儒不應追咎其既往也

讀秦漢間事

秦徵天下材入作阿房宮宮成非一木山谷為窮空子

羽一炬火驪山三月紅能令掃地盡豈但焚人功

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幽谷引

雲翳翳兮谷之幽天將雨兮田者之稠有繩干防兮有

畚于溝我公不出兮誰省吾憂日暉暉兮山之下歲則

熟兮收者舞吾收蒲車兮棄者蒲筍誰吾與樂兮我公

燕語山有木兮谷有泉公與客兮醉其間芳可奉兮其

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醉而歸兮人則喜公好

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醉而歸兮人則喜公好

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醉而歸兮人則喜公好

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醉而歸兮人則喜公好

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醉而歸兮人則喜公好

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醉而歸兮人則喜公好

我州方殆其肯止公歸不醉兮我之憂豈其不憚兮將

舍吾州公一朝兮去我我歲歲兮來遊完公亭兮使勿

致以慰吾民兮歲歲之愁評曰意者為滌人作也非醉翁莫能梅詩至往復北羅池

詞更暢與獲肯否聽鼓樂同意

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詳曰太嫩低徊顧影無

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後漢南匈奴傳呼韓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

飾光州漢宮顧影徘徊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歸來却怪丹青手入

眼平生未嘗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在殺毛延壽評曰此歸來二字轉換迎送不覺已極老手其下一句一折無限哀怨有長篇所不能叙又極風致如意態由來畫不成是也○南匈奴傳王昭君南郡人元帝以良家子

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

入宮數歲不得見帝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與匈奴

生二子據此乃無毛延壽事古今詞人相傳如此必別

有據也又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

畫工圖其形按狀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王

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女帝按圖以昭君行及

召見貌為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悔其事畫工弃

市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者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

事祗有年年鴻鴈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纏城莫相

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評曰一

見樂府常語耳此初從家人寄聲得之讀者隨淚但見萬然無嫌南北○阿嬌武帝陳皇后也以驕妬失寵退居長門宮○山谷跋公此詩云荊公作此篇可與李翰

林王右丞並驅爭先矣杜歲道出穎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荊公此詩庭堅以為詞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白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忘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為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脈未可量也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氍毹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

傳與琵琶心自知。評曰：漢漢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

鴻勸胡酒。評曰：七字俯仰何堪。○慈叔夜送秀才入軍中詩：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勸胡酒而目厲飛。

在胡也。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思自

淡，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評曰：正言似反，與小弁之

有口不能自道者，乃從舉聲一動，出之謂為可憐青塚。

昔君父是，不知怨也。三復可傷，能令腸斷。

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評曰：却如此結，神情俱歛，深

或知此。昭君死，單于葬之。胡中地多白草，而此家獨

青。○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

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

常為無窮之恨，讀之者至於悲愴感傷，安石為明妃曲

則曰：漢思自淡，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

是罪過，漢思淡而虜思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

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

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

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

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

桃源行 高齊詩：詔云：荆公桃源行，指鹿為馬，乃

不在望夷宮中。荆公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

失照管，為可恨耳。據公詩意，與言秦事實，探

其二

望夷宮中鹿為馬。評曰：緝二世死處，曰望夷，猶稱楚細

腰，吳館娃何必鹿馬之地。○二世夢

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卜曰：涇水為崇，二世乃齋於望

夷宮，宮在長陵西北，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始趙高欲

為亂，恐群臣弗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

以順高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方高。秦人半死，長城下

設此驗，時二世猶未至望夷宮也。

評曰：正在不分時代，莽莽形容，世

界之所以不可處者，兩語慨然。

避世不獨商山翁。評曰

題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事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事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事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事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事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事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事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事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事外事，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

枝為薪評曰七字盡自足之趣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

評曰開處着來殿用古語得新意。桃源記遂與外人間隔。漁郎漾舟迷遠近花

間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評

兩語五換且喜且悲。又問云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亦見陶記聞道長安吹戰

塵春風回首一沾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

秦評曰此雖世外語却屬議論書生之極致也

食黍行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

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於郭鄰。史記李斯傳二世二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與其中子俱執夷三族

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為情身隨衣食南與北

至親安能常在側謂言黍熟同一炊歛見隴上黃離離

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評曰本無富貴亦失情愛語甚麗甚悲

歎息行

官驅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因事

破家劫錢何處材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云冤

路傍年少歎息汝正觀元元之子孫評曰語深厚有俯仰。未聯傷民俗

之異於昔皆系上之化其詞微矣。杜詩不過行儉德盜賊本其臣此意尤佳

送春

武陵山下朝買船風吹宿霧山花鮮萬家笑語橫青天

綺窓羅幕舞婢娟小鬟折花叩船舷玉琰寫酒醺金錢

朱甍飛動浮雲巘天外莞簫來宛轉斷橋人行夕陽路

樓觀瑤瑤影中見酡顏未分驛驢催炤入坐客猶徘徊

豈知閭闔門邊住春盡不見芳菲開日月紛紜車走坂
少年意气何由挽洞庭浪與天地白塵昏萬里東浮眼
黑貂裘弊知幾時想見綠樹啼黃鸝榮華俯仰憂患隨
命駕吾與高人期詩曰信非公詩有得有失○詞氣疑非公詩又公未嘗至武陵然亦詩人之作也○

無并蘇文定公云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愛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羊食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饗上有一不饗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愈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

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子皆自我無并乃茲回評曰說未有敬因其行事遂疑其說之都非儒者之反覆也使

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

日已偷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吟俗吏不知方措克乃為林俗儒不知變無并可無權利孔至百

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我此公異日引國服為息之

證以行青苗之張本也○貨殖傳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救誨之其次整齊之嚴下者與之爭

和吳御史汴渠詩水經大禹塞滎陽澤開渠以通淮泗名荎若渠而汴渠也

漢平帝時河汴决壞後明帝遣使者修治汴渠至隋大業中更令開導名通濟渠引河水入汴曰自大梁之東引入泗連于淮至江都宮入于海亦謂之邗河河畔築御道植柳楊帝巡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楊益湘南至交廣聞中公私漕運商旅軸輻相接

鄭國欲弊秦渠成秦富強

韓聞秦之好兵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

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曰始臣為間為韓延數歲之命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於是閼中為沃野無山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本始意已陋末流功更長維汴亦如此浚源在滎荒

歸作萬世利誰能弛其防夷門築天都橫帶國之陽

大梁城有十二門東門曰表門侯羸所隱處漕引天下半豈云獨荆揚貨入

空外府租輸陳太倉東南一百年寡老無殘糶自宜富

京師乃亦窘蓋歲月令命百官謹蓋載注謂府庫困倉所藏物此言雖竭東南之力京師亦

不當 征求過夙昔機巧到蓬芒

評曰蓬芒似是錡干所用之法兩字方得合

說苑子路言孔子說七十君而無所通曰建天下之鐘而種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東方朔客難以蓬種鐘則糊乃以挺為庭也蓬音庭莖也集韻又音艇○韓詩有如寸蓬幢巨鍾又班固叙傳言律曆間不容翺忽翺字當作抄抄朱芒刺也邨史閔其然志欲窮舟航此言信有激此

水存何傷救世詎無術信傳自先王念非老經論豈易

識其方我懶不足數君材宜自強他日聽施設無乃棄

篇章評曰其自負經濟可見甚言汴河之利也

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法利害見寄

嘉祐三年九月

初宮既權茶民私畜販者皆有禁又茶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江南兩浙前南歲售錢并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三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當議弛禁至是著作郎何遜三班奏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

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叔稅租錢與所在
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嘉祐四年二月
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十四萬八千
嘉祐二年才及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
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
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已其輩運
糜費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
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
辟益蕃獲利至小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之後
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銀均賦茶戶總其買賣
所在叔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
員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
議便詔曰自唐建中始有茶禁民被誅求之
困日惟咨差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績歷歲
之弊一旦以除尚慮嘉祐立異之人緣而為
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實明刑無或
有貸初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九為緡錢六
十八萬有奇吏歲輸縣官此輸茶時其出幾
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
八年有奇謂之為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
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此自魏公相業君子謂此舉為然其時富公

亦為
相○

余聞古之人猶法貽厥後命官惟賢材職事又習粗止
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嘗擢其子而為民父母當時
所經營今十已毀九漢宣紀畜產大耗什八九九其一雖
幸在漂搖亦將朽公知患難才別縣固多苟詔令雖數
下紛紛誰與守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既不責施為
安能辨賢不區區欲救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害危誰
當執其咎勞心適有罪養譽終天醜漢朱博傳齊部
孟東野序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豈惟祖子孫教戒及朋
友貴者大其領詩人歌四牡小雅蒹葭南山駕彼四牡四
壯人君所乘駕今但養至尊空獨憂不敢樂飲酒寄矣
大其領不肯為用也

富阡陌哀哉此無糗鄉閭人所懷今或棄而走豈無濟

時術使爾安畎畝故今二三公戮力思矯揉時富韓並為相王堯

臣曾公亮為參知政事嘉祐四年也非仁宗在上四公之賢固處處堂豈能有此盛舉乎永惟東南

害茶法蓋其首私藏與竊敗狂獄常紛糾輸將一不足

鼎錯傳輸指之費益寡如往往死鞭杻敗陳被雜惡強

賣會非誘已云因關市且復播林藪將更百年弊謂民

知可否出芾付羣材元和聖德詩出第少府詢謀欲經久朝廷每

如此自可躋仁壽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吾宗恢奇

士選使自朝右聰明諒多得為上歸析剖王程雖薄邊

柳詩王程有餘暇嚴助傳事邦法難鹵莽莊子則陽君為政勿

薄邊師古曰薄迫也虞遠也願君博諮取無擇壯與者詩皇者華周爰詔取謂九若少者皆宜詢之余

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獨當征求任尚恐難措手孔稱

均無貧此語今可取譬如輕萬鈞當令衆人負強言豈

宜當聊用報瓊玖按公集有議茶法一篇與此詩意同

酬王伯虎按公集有荅王伯虎書論聖人君子之行而此人也

吾聞人之初好惡尚無朕帝與鑿耳目賢愚遂殊品帝王篇體盡無窮而游無朕注非也○帝王篇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

而渾死爾來百千年轉化薄愈甚父翁相販賣浮詐誰能

審睢盱猴纓冠狼藉鼠穴寢滄海恐值到恐是到植葦子草木之到

植者過半注植又音值立也○賈誼賦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亦音值誰念魚鼈洽鴉聲

雖云惡革去在食甚魯頌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

食豨之故改其鳥就我以善音又張天錫謂晉公嗟誰

卿云桑甚甘甜鴉鴉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

職教化獨使此風終恬觀不知救坐費太官廩子生少
而慙好古乃天稟念此俗衰壞何嘗敢安枕有時不能
平悲叱失食飲唯子同我病亦或涕沾衽謂子可告語
密以詩來諗爛然辭滿紙秋水濯新錦窮觀何拳拳靜
念復凜凜賤貧欲救世無寧猶拾潘哀公三年火富父
解者猶拾潘也注潘汁也說窮且版築君屈唯烹飪逢時豈遽廢
俗聊須樂徂年幸未暮此意可勤恁也德思

答虞醇翁

輟學以從仕仕非吾本謀欲歸諒不能非敢忘林丘臨
餐耻苟得冀以盡心醕萬事等畫墁雖勤亦何收揚揚
古之人彼職乃無憂感子撫我厚欲言抵慙羞

送潮州呂使君

韓君揭陽居感嗟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

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

退之別趙德詩我遷於揭陽子先揭陽居○廣州記云大庾始

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韓至潮州謝表戚戚嗟嗟與死日迫○歐文忠坐責諫官貶夷陵令與尹師魯書云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又字其心懼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充此累○韓別趙德詩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不必移鱣魚

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材高能動人亦勿與為禮聽

之汨彛倫同朝叙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

余所陳

韓與孟簡書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

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所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不滯礙

寄曾子固二首

疑此詩公在館中時作也嚴嚴中天閣為指秘閣而言

巖巖中天閣。雷雷層雲樹。為子望江南。蔽虧無行路。沈約

詩敵 平生湖海士。心迹非無素。素 老矣不自知。低回如

有慕傷懷。西風起。心與河漢注。哀鴻相隨飛。去我終不顧。

其二

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寒渠已膠舟。欲往豈無馬。九

志 明州東門山。漢地也。時思繆狗。私養難乞。倣子固 元豐元

年十二月。差知明州。未幾。改毫。兼公時在。鍾山。此詩必子固未第。游學至明時。○ 低回適為此

含憂何時寫。吾能好諒直。世或非詭詐。安得有一廬相

隨問耕者。言時以詩直為詭詐。如指正論為沽名買直之類也。○陸龜蒙詩。奴顏婢膝直乞丐。反以

正直為狂癡

王荆文公詩卷之六

王荆文公詩卷之七

鴈湖 李 壁 箋註

須溪 劉 辰翁 評點

古詩

虎圖 或言公作此詩識 韓忠獻恐無此

壯哉非羆亦非貙。評曰此句最難起。○爾雅羆如熊黃白文。又曰。羆似狸。今羆大於虎。豹

文如 目光夾鏡當坐隅。顏延年藉白馬 賦雙瞳夾鏡 橫行安尾不畏

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為動。熟視稍稍摩其

鬚。評曰也。說虎處不過三兩句。却有許多雍容調度。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

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莊子畫史解衣

槃礴 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

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啜如

哺。雖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評曰自然知

賦亦欲有譏妙人想像語見事外何必為何人作皆是

淺論。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聖俞與一時聞人坐

上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衆服其敏妙求叔乃袖手或

曰此體杜甫畫鶴行耳大抵前輩多模取古人意以紓

急解紛此其一也

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斲竹簟

端溪琢枕綠玉色。端溪高要縣有溪人於此鑿石為硯其色正紫而微青 斲水織

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

月招客語地上赤日流黃塵。罔龍中天進無力。古書罔龍崑山

神也又山海經赤水之北有山其神人面蛇身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謂罔龍 客主歎然各疲

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能強修飾。恃公寬貸更不

疑箕踞豈復論官職。曲禮坐無箕倨謂伸兩足而坐其形如箕 笛材平瑩家

故藏硯璞切清此新得。掃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

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與物同其適。公不自眠則客對主人眠

不但箕踞而已人言介甫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

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真知睡有臥

公端石枕其形 豈比法曹空自私。却願天日長炎赫。退

謝鄭群贈簟詩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 人所驚久矣四海流聲名。天方選取欲扶母。豈特使以

文章鳴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義排縱橫。柰何甘心

一榻上欲卧穎尾為潔清。此詩歐公為翰苑 賢愚勞佚

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然。身寄一官

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退之畫記偃休者二人 白髮青山如願

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

和吳冲卿雪詩

陽回力能遭陰合勢方輦填空忽汗漫造物誰懲過輕
於擘絮紛細若吹毛翬雲連晝已替風助宵仍洵憑陵
雖一時變化亦千種簾深卷或避戶隘關尤擁滔天有
凍痕匝地無荒隴飛揚類挾富季驂等解寵穿幽偶相
重值險輒孤聳積慘會將舒羣輕那久重中山王勝傳
句似有紛華初滿眼消釋不旋踵橋樹散飛花空簷落
所譏者懸渾漢書渾乳汁也又佛書什法何當困炎熱以此滌
傳商那手出香乳懸泉流注煩壅共約市南人收葳不為冗

和冲卿雪并示持國

地卷江海浮天吹河漢湧北風散作花巧麗世無種霾

昏得照耀塵滓歸掩擁荒林無空枝幽瓦有高壠分纔

一毛輕取或千鈞重飛揚日已眩摧壓聽還允漁舟平

繫舩樵屨役歸踵空令物象瑩豈免川塗壅爭光娣娥

妬失色義和恐賴逢陽氣蒸轉作水波溶舞庭稱賀嚴

唐韋絳宰相安石子也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

在廷者皆振裾更立絳不能足雪甚幾至韓亦不失恭

掃路傳呼寵唐開元遺事王元寶每大雪之際令僕夫

會為衝游謝必壯自門巷掃雪為徑路以迎賓客具尊飲之

煖寒絕俗唱韓子謂持當敵勇勝負觀兩豪吾表但陰拱

詳曰豈以前蕭為未足展驥廣之使暢因亦日和邪○
踪布傳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歛手曰拱言不動搖
坐觀成
改也

送石賡歸寧

虛名誤長者邂逅肯經過所操十餘篇浩蕩決江河側
身朝市間樂少悲慙多文章舊所好久已廢吟哦開編
喜有得一讀瘳沉疴裏飯北城陰永懷從晤歌又欲及
歲晚空當掃絲窠韓詩絲窠掃還成稍出平生言道藝相琢磨
忽隨鴈南飛當此葉辭柯去去黎嶺高黎嶺在建州浦城縣想見
青坡陀黃花一盃酒為壽樂如何微詩等瓦礫持用報
隋和評曰亦不多少○隋侯之珠下知之壁皆至寶也

送張拱微出都

歸卧不自得出門無所投評曰送人以此可見慨然獨尋城隅水送
子因遠遊荒林纏悲風慘慘吹馳裘捉手共笑語顧瞻

中河舟嗟人皆行樂而我方坐愁腸胃繞鍾山形骸空
此留念始讀詩書豈非亦有求一來裹青衫觸事自悔
尤誤為世所容榮祿今白頭塞責以區區一毛施萬牛
司馬遷答任安書若九牛亡一毛不足助時治但為故人羞寬思許自
効終欲東南流子今涉冬江船必泊蔡洲蔡州非汝蔡乃在建康城
西南寄聲治城人治城見仲明父至宿注為我問一丘評曰悠悠不自得之意非強點綴林下風景者○漢班嗣報桓譚書曰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寄題睡軒

劉侯少忼慨劉侯不詳為誰天馬脫羈一官不得意州縣老
委蛇新居當中條墻屋稍補治疏軒以睡名從我遠求
詩朝廷法令具百吏但循持又沉佐小邑有才安所施

賦租如簿領獄訟了鞭笞脩然即高枕於此樂可知王
官有空谷隱者常棣遲司空圖隱居中拂榻夢其人亦
足慰所思嗟子久留連竊食坐無為浩歌臨西風更欲
往從之

冲卿席上得昨字

嗟子之時才始願乃丘壑強走十五年朱顏已非昨低

回大梁下屢歎風沙惡所欣同舍郎同舍郎出直不疑傳誘我文

義博古聲無滄溟真味有淡泊追攀風月久貌簡非心

略君思恩忽推彼所望頗乖錯尚憐得經過未比參辰各

揚子吾不睹參辰之相比留連惜餘景從子至日落明燈照親友環

坐傾杯杓別離寬後悲笑語盡今樂論詩知不如興至

亦同作

塞翁行

塞翁少小壠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魚長如人水蒲眼

桑柘死盡生芙蓉家家新堤廣能築謝玄暉詩春色良已周秋場廣能築

胡兒壯馬休南牧賈誼過秦論胡人不取南下而牧馬北風卷却波浪聲

秘放田車行輾轉

白溝行

白溝在肅安北十五里閭畿文餘古亦名巨馬河本朝與遼人分界處○公此詩必作於使北時也竊味全篇已微見經理之意君臣之間志途弗遂其卒乃為政宣之禍豈非天哉余頃因使燕亦嘗過所謂白溝者河甚淺狹可涉地屬涿州

白溝河邊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來射狐兔

自五代來契丹歲屢境及中國徵發而引去遣問之曰吾校微爾以是因中國漢兵不道傳烽

燧師古曰晝燧燧夜舉燧萬里鉏耨按塞垣鉏耨字出過秦論萬里鉏耨塞垣詞不

迫而意則深切矣○按沈文通和王微之漁陽圖云燕山自是漢家地北望分明掌股間休作畫圖張屋壁空

令非士老朱顏沈亦公所善想當時諸賢幽燕桑葉暗皆有與復意如此等詩皆是不獨公云爾

川原棘門灞上徒兒戲李牧廉頗莫更論評曰謂通國以和好為父

可恃不復越白溝一步也○公賦此詩實昭陵時按當時從臣歐陽公奏疏有云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

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

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為其輕侮詩所稱棘門灞上或亦歐公之意也

河間河間今屬河北瀛州防禦郡

北行出河間千歲想賢王此言諸侯王多不循理道獻王躬以賢稱所謂大雅卓爾

不群也胡麻生蓬中詩曲終自傷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言王性本直因武帝

之忌而縱酒自晦好德高如此恃才宜見戕恃才指淮南王安之

所以為詰曲也乃知陰自修彼不為傾商評曰十字不特未盡更自有痛○陰自修謂周文王

為詩區區三世家廟冊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

長評曰老人語○武帝立三王皆有制冊見武五子傳言武帝不以躬行化其子徒以空言勉之宜三王之

後皆不長也

陳橋余嘗過陳橋今改為射橋

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

韋城滑州屬縣太白高將曉也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烟

脂洗出杏花句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評曰

為它來處自然輕輕便足

澶州九域志澶州南至東京二百五十里

去都二百五十里評曰以見當日危甚亡具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

草草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子語契丹
此地經鈔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水渡天發
一矢胡無會河水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
萊公功第一評曰語如不襄敗熟味最高○續鑑
卿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曰順動之事更望徐
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進發之期不可詹緩冬車駕北巡
及駐蹕幸城虜益南侵群臣復有以王欽若南幸金陵
之謀告上意稍惑準入對曰今虜寇迫近四方危心陛
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雖金
陵亦不可得而至矣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亦奏曰寇準
言是願陛下幸澶州上意遂次行次衛南謂輔臣曰
虜率腥膻深入吾土又河水日合戎馬可渡宜過為之
防可擊諸將嚴飭戒備便宜從事虜率眾抵澶州直犯
大陣圍合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
要害虜統率易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瑒守床
子弩弩潛發捷攬中額隕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與受至
寨是夜捷攬死虜大挫衄退却不敢動駕自
南城幸北城虜退和議成皆寇準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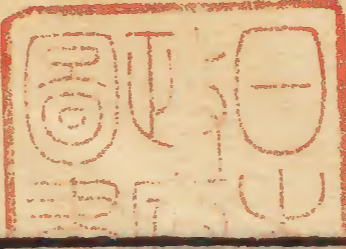
比客置酒

紫衣操鼎置客前巾韜稻飯隨梁饘引刀取肉割啖客
銀盤臂膈菟與鮮禮記少儀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
膈拈九介又臂膈謂肩脚○曲禮下
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胾祭鄭
司農云鮮謂生肉稟謂乾肉慤慤勸侑邀一飽卷牲歸
舍鷓更傳山蔬野菓雜飴蜜權脯豕腊加魚煎爾雅狼
牡名權
名乳酒酣眾吏稍欲起小胡捧耳爭留連晉載記劉曜問
曰大胡來耶小
胡來耶捧耳胡人以為重
禮又金日磾傳曰磾捧胡為胡止飲且少安一杯相屬
非偶然

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道人少費海上游海船破散身波浮抱金蒲篋人所寄
吹簫偶得還中州羸身歸來不受報祗取斗酒相獻酬

236
9
17



歡娛慈母終一世脫去妻子歲歲幽蒼煙寥寥池水漫

白玉菡萏吹高秋爾雅芙蓉荷之物名其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夜燃柏子煮

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留沙磧盛怒黃

雲愁五更正馬隨鴈起想見鄴鄴花稠稠鄴鄴在百年

夸奪終一丘楊惲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世上滿

眼真悠悠寄身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易同氣相求言

不可以儒釋之異而相忘。右詩公自注云奉使道中寄

溪網文公詩卷之七

236
9
17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cover, likely a title or library stamp,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Japanese style.

